仁祖朝 下

輯要 十三

朝野輯要卷之十三

仁祖大王下

○自丁卯講和後信使往來戊辰以李濬朴蘭英爲回答使送胡中冬蘭英等與胡差龍骨大率商胡及護兵千餘人來鎭江渡鴨綠開市胡人種々生怒龍胡恐喝百端胡差朴仲男與朴景龍等持汗書來大槩走回人查還事會寧開市事及朴姜所率漢女尋見詳知有無與信男金檣等一々尋見事也信男本北方賤隷投屬爲其通事丁卯講和之前送来本國甚倨傲於上前或曰汝以本國之人安敢無礼答曰今不可以君臣之道責我云々時信男来留我國言李濬以迎者

刷還事面諾於汗且瀋買來韓潤率女云朝廷知瀋欺國厥
命鞫誅之時朝廷以刷還事未定而荅金遼曰汗之必欲刷
還者非徒欲受価也我人逃而不推則虜渠號令之不行今景
龍之來要免指天曰若不刷還當送兵馬捉來云豕突之患
安保其必無乎洪瑞鳳曰我人何可入送虎口乎若不得已
則前有來治匠之意送匠人若干人塞責可也刷還之路不
可開也李貴曰彼之欲刷還者戰陣所得人逃而不推則恐
他國人效之故如是而殺戮則必不爲之矣李景稷曰信男
言姜朴兩女刷還云臣荅以兩女淫悖弘立身死後即爲奸
逃會寧開市事北道無財汝之所知有何可資信男亦以爲

然云〻政院啓刷送事閭巷喧譁弱者憐於顔強者怒於辭
人心向背決在此擧寧以此結釁斷不可刷還李貴劄力言
刷還之宜張維劄言不可吳允謙劄具意凡被虜之人受価
轉賣胡俗也今雖刷還若干名而持貨求贖則可解彼怒全
還人命此綏禍之一計也〇回荅使鄭文翼等還啓曰汗設
黃遮日於大庭中着黃袍與諸兄同位一行而坐汗居中乃
其俗以中爲尊也仍設宴盃行二巡而罷左右之人進退無
禮盃盤之間攫犬争食此甚爲胡也礼單各色排置床上汗
以下皆喜曰今番礼單異於前日可知朝鮮真實之情又曰
刷還五人雖曰數少誠信可見相好如此刷人若有願贖者

當許之每口青布六十疋酌定即以户曹所出青布二百疋
以贖之龍骨大来言俺家有定州男女二人可並買去以所
餘青布百疋加給紙束胡椒等物並贖之又赴宴則一如前
日而蒙將五人羅拜庭中三叩頭升床與汗接膝仍抱腰汗
亦抱蒙將腰在座人亦各進抱腰即金國相愛之禮也禮單
回禮則人蔘百斤貂皮二十領別單回禮則人蔘二百斤貂
皮四十領○日月録曰講和之初不能正投虜諸臣之罪至
使蘭英信男輩偃然稱使往来卒使虜人用我賊徒為使直
至鄭命壽稱勅而國幾顛覆矣又曰汗兩眼黧目常時如眇
細或展目晞物閃爍有光最謹於事天一事一政必指為証

云○辛未春信使朴蘭英出來留義州盖汗以禮單之少多發又延之言至閭府主所居之處防兵幾何且大張攻城之具出於恐喝也金差龍骨大率兵到九連城托以開市請送出來降㺚五百府尹以不知答之龍胡發怒欲直到宣安穷自搜得每每發怒得賂則止○壬申胡差來言當革兄弟之盟更結君臣之約且索黃金萬兩白金萬兩五色布十萬同白苧一萬同精兵三萬戰馬三千匹朝廷以黃金非所產以席皮代之其餘各物折半備給修御單以付賊差到開城裂破御單至平壤盡奪卜物而去○癸酉都元帥金時讓領兵西下已而命拿時讓及副元帥鄭忠信俱定配時讓狀請姑

從金人之請不可開釁云故有是命〇春信使申得淵到胡
中酋云兵粮依數相助則如前和好不然禮物還爲持去云云
〇荷潭錄曰自毛文龍時有号馬真人者往來椵島自言暹
羅人年百七十歲能拘囚鬼物捕逐鬼神變化不測島人皆
崇奉以爲神壬申年間又來椵島伴使馳啓馬真人領兵往
九連城將與虜戰備司諸宰皆信余曰此誑說也後灣尹啓
馬真人出來云者盖漢人之誑說也完豊謂余曰公何以能
審其誑說也余曰馬真人自稱百七十歲是雖誇誕必將百
歲翁也安能自就戰場以取死也完豊諸宰曰此理明甚而
吾輩初未思也

○自壬申胡差棄卜物而去虜情叵測邊事可虞使諸道預
為裝束在家待變今沿海修艦充兵以待京城洶懼至於御
卜及私物盡入江都連下有旨于三南速發出身及砲手上
京○備忘曰金人雖強未必每勝我軍雖弱未必皆敗古語
曰志士不忘喪其元又曰兵驕則敗今日武士若能忘身殉
國則敗此驕兵不甚難也虜之侮辱雖出於無厭之慾無非
孤不賢之致言念慙醜無以為心此虜若來寇則寡人當進
駐前路激勵將尉西土軍民此意言于廟堂○春信使朴簪
賫去禮單各色綿紬八百疋草布麻布八百疋木綿八千疋
豹皮六十張水獺皮三百張霜紙八百卷○都元帥金自點

副元帥尹埔西下〇甲戌夏金差到京龍胡到安州海邊漢人多被捕捉胡差馬夫大率從胡來向龍川〇乙亥金差歸護行官朴玄成偕行騎胡五十六名步胡七十六名到倉峯又商胡百十名繼至上送汗書〇初毛文龍在椵島不能有補於 皇朝貽害我國罔有紀極哥有詩曰孤臣白髮映寒波一上秋風海上城霜拂鐵衣銀浪動電開金匣玉龍驚三更月冷將軍幙萬竈烟沈壯士營塞曲數聲人盡淚蕭蕭邊馬亦悲鳴文龍專擅海隅僞移書引伊尹去夏太公歛周此南朝喪亡之時將軍豈能救之乎文龍與㺚講和 皇朝經略袁崇煥已巡到海上送節招之數其罪而斬之奏以陳繼盛

為副摠使鎮椵島癸酉虜船師夜入鉤山城下賴借船屠椵島平監閔聖徽大言折之虜還去時傳言文龍厚結宦竪無功驟陞此後崇煥之死冤由於諸竪爲文龍報仇云文龍之被誅也營下孔有德耿仲明以文龍腹心潛到登州嘯聚賊黨至八九萬潛通奴酋爲應援中朝賊臣尚可喜率兵叛降虜是爲孔耿尚三賊也乙亥孔耿二賊與撻連兵陣於中江金虜到義州請得四萬兵粮恐嚇不已龍胡到義州奪掠牛馬又索米一千五百石金二王稱名者率兵萬餘來鎮九連城

○時災異稠疊壬申十一月天雨赤雪五月雨雹如人面目

口鼻皆具漢城府池水變血色池魚皆死七月星隕高山化
為一拳黑石甲戌加德鎮牛生一犢兩頭四足大邱牛生一
犢三目二鼻二口二舌水原人表延家牛産犢一身兩頭洛
東江流三日涸絶人皆着履而過乙亥高陽鴨島有大鳥高
三丈許白質青領赤觜紅頸翼大如帳留數日去丙子仁同
凡於坪白鷗南北結陣相戰固城大小石無數移行有相搏
之狀安山三大石出自海中咸昌恭儉池小鴨數十陣分左
右十餘日相戰大同江數十里野鴨成群交戰五月兩鯨自
西海入高陽鴨島交戰一鯨死其大無量晦南方耘田之人
建旗鼓樂同丙申丁酉歲亦凶兆云仁川蘇來山上峰有石

自移轉過兩谷类五六百闇其闇成溝楊花渡水淺春夏再
不通忠州馬生角訓鍊院星隕為七片大鶴白平安道結陣
相戰至京師沙覘過五六月散去旄頭星落于閔西化為石
大如狗頭五月大雷都城大小人家惧不敢開門三時嚴火
此前古所無之変也又太白晝現又衆星繞大星相鬪七月
大風楊沙拔木自北道至南邊連日風水之酷無前乙巳水
同云三月晝昏若下塵酉時白氣一道自乾方起指天中炎
十餘丈廣百餘尺漸轉東方夜白虹貫月流星出元星入東
方領相金堡劉請免曰月陰精虹陰類陰沴之氣犯于陰陽
之精古人以為兵起國亡之象今北虜之釁已生我之被兵

非朝即夕豈待此變而後知哉
丙子正月龍胡僭號古莫至義州請共尊金汗為帝○三月
武宰李廓羅德憲以春信使往瀋陽適當金汗弘太始僭稱
帝改國号大淸勑廓等參賀班廓等不從屢毆擲衣冠盡破
終不入為將還以汗答書稱皇帝留置通遠堡胡人處而來
西伯洪命耇以廓等初見金汗僭号之書請梟示三司俱發
日月餘回廓德憲二人至被虜辱終未免羅拜稱萬歲之罪
云德憲白馬山廓釼山、城徒配○是春末龍骨大馬夫大
兩胡稱以仁烈王后吊祭而來金國十王子致書于上蓋陳
僭號事且言廓等不參賀班之罪此乃擇我國竟欲為加兵

也朴䉕李湞主館伴恐得罪於時議凡待虜以薄為事且謂
人臣不敢致書國君十王子之書終不拆見當在仁穆大妃
之喪胡使之吊也許令上殿設祭令則設空幄於楚川橋使
之致祭風動帳開始覺見欺輒有怒意且是日都監砲手私
習後苑宿衛禁軍亦嘗相遞各持戎器隱在幄後虜疑藏兵
顛倒出去時洪翼漢上疏請斬虜使館參又疏虜處知益疑
悍破關步出散入閭家奪馬而走京城震動裝遣宰臣金留
胡將終不入來自上下教八道諭以斥和之意西路賫去諭
旨為胡將所奪朝廷以廓等潛貸汗書於中途胡又不知使
宣傳官到灣上移檄瀋陽為通此意大諫尹煌請楚江都行

官專意攻戰吏叅鄭蘊請進駐松都叅議金德諴請進駐平
壤崔鳴吉請送和使吴達濟尹集請斬鳴吉頭○時送小譯
探虜意汗言於小譯曰爾國不於十一月二十五日前入送
大臣王子更定和議則我當大舉時廟堂欲送宰臣而斥和
方峻後送朴𥶇已失金汗所言之期矣○崔鳴吉劄畧曰既
不决戰守之計又不爲緩禍之謀一朝虜騎長驅宗社播越
到此地頭咎將誰任臣意移書瀋陽備陳君臣大義以視彼
荅差別無他心仍用兄弟之禮如其不然則固守龍灣背城
一戰雖非萬全猶愈於束手待亾捨此不啚一向媕婀欲言
進戰則不無疑惧之心欲言羈縻則又恐譏議之來彼此不

及進退無拠江氷將合禍迫目前所謂待汝議論定時虜已
渡江者也云云弾章重疊又上劄畧曰石晉高祖之起也桑
維翰勸令稱子稱臣於契丹借兵以取中國出帝即位景延
廣建議去臣稱孫桑維翰累請遜辭以謝出帝不聽契丹之
怒未已及未能自存乃請復稱臣契丹不許而入寇晉遂亡
桑維翰之言近於諂而尊主臣虜景延廣之言近於正而開
釁致亡朱子兩貶之先儒胡氏曰延廣以晉文事契丹慨然
欲洒之而不思自生釁端一朝亡其身以及其君如使景延
廣始守前約而內修政事不出數年可以得志矣夫以胡氏
學術之正若是者何哉蓋人臣謀國不存遠慮以致亡人國

其事雖正罪不可逃也曾在 宣廟朝天將有講和之議成渾首陳可許之說夫倭賊在我國誠百世之讐成渾以一時儒宗豈忘讐國而然哉蓋以當時事勢有不得已也又曰與其講和而存毋寧守義而死此乃人臣守節之言宗社存亡異於匹夫之事又曰韓侂胄之伐金可謂伸大義於天下而先役以幾危宗社罪之張南軒以復讎爲事而以金不可伐爲言凡如吾者宗社爲重而量時度力爲勝中之義耳又曰臣之爲此豈有他哉憫宗國之傾危不暇爲一身之利害乃反怒目相視攻擊如不及抑獨何哉噫南宋之主和者禍歸於國利歸於身今之主和者禍歸於身利歸於國云云 ○ 崔

鳴吉入對請屏除史官以所陳和事密啓也尹集疏略曰和
議之亡人國家非今斯今天朝乃父母也故賊乃父母之讎
也爲人子者其可背父母之讎約爲兄弟盟父母於相忘之
域何怡然不斷恥乎況壬辰之事秋毫皆帝力也往日醒明
故然發布告中外環東土數千里莫不相告同其悲
被髮左衽然不能禦也非叔扶發人心之憤當復以何文說
屏去承史云者隱諱甚矣張國如附耳之言君臣無密語之
義以其義也千萬人未聽而何傷乎以不密也屈滿之愧陛
秘何蓋古之主和者莫如秦檜初言語事迹不能逃於太史
之誅以檜之奸而不敢屏去史官也以檜之不敢爲鳴吉敢

為之必怖殿下之死人乃秦檜之死人也洪處厚之啓是達
治之跡出於以論而施彼嚴道李敏求遷修前啓上達經筵
下媚鳴吉鄭太和附會邪說曲為諂媚鳴呼宜謂當〃斬而
年宗社竟亡於鳴吉之一言乎終入不救
〇十二月初六日以後義州龍骨山烽連舉二炬元帥金自
點以為此是朴簬入去虜必來迎也不即馳啓賊兵初九日
渡江不煩城鎮直為上來龍胡率五百騎十二日先到京稱
以講和賊來以亂風邊信狀啓賊皆奪取故朝廷漠然不知
十二日午後元帥狀啓入來始知賊已到安州十三日廟議
將入江都右相李弘胄薦金慶徵為檢察使李敏求為副起

復沈器遠爲留都大將十四日賊兵已到長湍府使黃稷閉
換胡服前馳之進呈日午後大駕蒼黃去邠出南大門將向
江都胡將馬夫大率數百鐵騎已到弘濟院以一枝兵遮陽
川江以絶江都之路上還入城御南門樓敎曰事變矣將奈
何大臣諸臣慌忙罔措前鐵山府使池如海以體府偏裨林
兵前對曰賊犯境不三日已至其人馬必疲弱以砲兵要
於沙峴鏖戰前鋒則必不敢衝突大駕可達江都矣臣願得五
百精兵迎擊之諸臣皆曰虜之衆寡未知不可以五百將試
崔鳴吉進曰宗社存亡在呼吸臣請以單騎往虜陣見賊問
以十年和好無端動兵深入之意虜必殺臣臣當走馬歸之

下辛而接話少駐其辭請 上由水溝門馳入南漢旦李景稷
慷慨多氣節可以爲副 上許之輟崔夢軍二十人以從皆散
走獨李景稷及裨將一人從焉又使都監大將申景禛出陣
于慕華館先使將官李興業領馬隊八十餘騎衝賊到昌陵
盡沒鳴吉到沙峴遇賊兵遂駐馬詰其渝盟故爲拖引說話
以至日昃於是上與世子回旗出水溝門東宮執鞭者已走
矣幾至南漢城 旗前先導只五六人忽有鹿經路一萬門曰
此吉兆也 殿下非久當還宮矣頃辛公山爲有此異云二更
始入山城 日晚陵集同金判書時讓丙子前独能知胡必來
甚精胡差來公之侄子素以戶郎言明月胡差欲出漢江洗

馬該廚供具先往待候矣公曰汝須出待三田渡胡差必不
往漢江佐郎試出待三田渡俄而胡差果到驚曰何以知我
到此答曰此乃漢江矣胡差托以馳馬至南漢城底而還佐
郎歸問公〻曰胡有志於我國已久假托洗馬欲知道途險
障地形耳○是日鳴吉與景稷還都城齎與虜問答走人啓
達於南漢翌日傍夕回批不來虜大怒以爲見欺將害鳴吉
其中一人曰和事未成遽殺不可即進兵南漢鳴吉與景稷
入山城 上執手勞之 上亦入山城金瑬等密啓請 上乘曉潛
入江都李植請往仁川浮海入江都十五日曉 上出城大雪
後山坂氷凍御乘蹉跌 上下馬步眾顛仆玉體不寧又御乘

怨戰掉流汗立而不前御者加鞭而回頭不前上曰此甚異
常不可強行攬轡回鞭馬、乃疾行遁還入駐南漢後聞淸
將揣上必移入江都伏兵要於路矣馬不前豈非天耶○先
是守禦使李時白在山城措置差定令四大將分隊把守自
西至南申景禛自南至東具宏自東至北申景禋日夜防守
○十六日賊大至圍城遣刑判沈譂假大臣御綾峰稱王弟
往結和沈譂言我平生忠信蠻貊不可欺謂馬胡曰我非大
臣乃假御綾峰非親王子也綾峰曰譂言非也此宗大臣我
宗王弟也馬胡問於朴蘭美蘭美答曰綾峰言是也後知其欺斬
蘭美蘭美前後往來不無功後許數其曲庇本朝而斬之云

沈諿等還入左相洪瑞鳳往言兩大君方在江都馬胡曰東宮不來不可和瑞鳳等還 世子曰事迫則臣當往 上泣下領左相及金蓋國李聖求崔鳴吉張維韓汝稷崔來吉尹暉洪霧等請送東宮稱臣稱皇帝禮判金尚憲大言曰吾手劒斬此議者誓不共戴天〇十八日 上御南門 教曰一隅孤城和事已絶内無可恃之勢外無蟻子之援讀畢百官皆哭分隷百官於城堞〇二十四日大雪晦瞑雨勢不止命官祈晴有一卒請於御前曰將無其人勿以紬衣錦衣爲將然後賊可伐矣 上出處于外盡出寢殿地衣分給將士布席而坐上與 世子露立焚香祝天曰今日之至此莫非吾父子獲戾

之致一城軍民何罪天欲降禍〻我父子願活萬民淚隨言零御衣盡濕良久而止夜半星河朗然亦不沍寒一城上下無不感泣○賊積松枝雜木於城外六七日至是環圍本城成一外城周百餘里高數丈○二十六日使金藎國李景稷持牛酒往勞虜營虜言軍中日擊牛寶貝山積何用此爲汝國君臣久處石窨飢餓已久自可用之遂不受○二十九日術士言今日和戰俱吉體相金瑬信其言坐北城督戰出銃手三百餘人下山賊突入直衝我軍皆躪死者殆二百人胡兵死者只二人體相自戰自敗歸咎於北城將元斗杓不相救左相洪瑞鳳曰首將失律歸罪副將未安體相不得已待

罷自此士氣沮喪○時賊兵自慕華館至南関王廟結陣又
於東大門外結五六陣旌旄劍戟羅列鼓樂叫噪驚惑視聽
城中人物不許侵害出入往來不禁只見牛馬則奪之美女
則執之○留都大將沈器遠自三角白雲臺送兵百餘人夜
襲賊屯西小門萬里峴徐悄家殺若干賊〻亦恟懼勢不相
當遂退兵走翌日賊搜殺我人甚多○三十日賊自廣津麻
浦獻陵分三路行兵日出而始日沒而止方大雪而地上無
一點白其多可知也大軍彌山蔽野而援兵不至行營近處
南鵲結巢人皆望爲吉所恃者只此可想危急之狀城內百
物俱窮柴草久絶牛馬盡斃存者飢甚相食其尾 大殿寢具

皆被掠於來路義昌君進山羊皮食雨雪極寒之日上分食
皮賜守堞軍自是上夜不解衣而寢御供只雞一脚上曰初
入城曉聞衆雞鳴今弃絶必進供之故也因令勿用○虜主
十二月二十一日渡龍灣二十八日至南漢山城云
丁丑春正月初一日廣牧許瑚造米餅一笆進御分送嬰条
於百官○金蓋國李景稷往虜陣虜言汗昨日出來此後事
非我等所知云午後自東城張兩凉傘兩大旗放砲此必是
汗也○初二日洪瑞鳳金蓋國李景稷往胡人出置黃書于
床左相以下皆四拜奉書〻曰大清國寬溫仁聖皇帝詔諭
朝鮮國王我兵前征兀良哈爾國起兵邀擊又協助明朝及

得遼地爾又招納吾民獻之明朝丁卯伐爾者以此也通来
何故反諭爾邊臣以正義斷決從征等語今朕親統大軍来
爾何不身當一戰耶又曰爾以小國反擾我邊採蔘圍獵者
何故明朝孔耿二將来歸朕爾兵截戰者何故朕之弟姪致
書於爾大元皇帝之後何不如爾其不納来書者爾昏暗驕
傲極也爾棄妻子僅以一身逋入山城縱延命千年有何益
哉爾欲偷生朕豈縱爾乎朕之諸臣進朕帝号爾聞之乃云
此豈我國所忍聞者何故夫帝号之定否不在爾天佑之匹
夫可為天子爾之此言甚肆妄矣且待使臣之禮頓薄欲設
計擒繫者何故今朕提大兵来試覩爾父事之明朝將何以

救爾乎爾若有辭不妨明告崇德二年正月二日云〻〇時議
漸変金瑬執崔鳴吉手曰吾意雖與公同其於士論何鳴吉
曰寧爲萬古罪人不置君父於必亡之地遂換國書用淸年
號〇初三日洪瑞鳳等持答書傳于虜陣書略曰朝鮮國王
謹上書于大淸國寛温仁聖皇帝小邦獲戾大國自速兵禍
皇帝明賜誨責俾自知罪何幸〻〻小邦自丁卯結好以來情
好之篤皇天所鑒惟是昏謬事〻不察如邊民採蔘及孔耿
時事非小邦本情未免疑阻而小邦固已久在洪度中矣至
於上年春間事誠有不得辭其罪者緣小邦識見淺陋膠守
名義終致使臣發怒徑去小邦君臣不免過慮申飭邊臣詞

臣換文語多觸犯大國之怒其敢曰事出羣臣非我所知乎
往日之事小邦已知罪矣有罪而伐之知罪而恕之此大國
體天之心也容令小邦改舊自新則小邦之洗心從事自今
始矣敢陳肝膈恭俟指教崔鳴吉換也○十三日又遣洪瑞鳳
崔鳴吉尹暉往虜營龍馬兩胡受國書責以渝盟鳴吉叩頭
推脫曰此非 主上之意乃臣下之罪云則約於數日內待汗
出令回報云其書畧云小邦奉書軍門日俟德音今已浹旬
勢窮情迫未免再鳴惟皇帝垂察焉小邦前蒙大國之恩猥
托兄弟豈料盟血未乾疑釁中結求厥所由皆緣天性柔弱
被誤羣臣昏迷不察致有今日更有何說但念兄之於弟有

罪而責之宜也然責之太嚴反有乖於兄弟之義則豈不爲
上天之所怪乎小邦徒以世受皇明厚恩名分素定寧獲罪
於大國不忍負皇明此無他其樹恩深也恩之加人非一途
小邦處事昏謬君臣父子久處孤城其窘甚矣誠於此時蒙
大國翻然捨過許其自新俾得保宗社奉大國則小邦君臣
將銘鏤感戴至于子孫永世不忘矣又曰今皇帝新建大號
首揭寬溫仁聖四字蓋將體天地之道而恢伯王之業如小
邦之自托洪庇者宜不在棄絶之中云云○南漢亂難記曰
被擄逃還人傳南陽守尹棨與其祖母俱不免賊鋒其弟集
謗以傳者之誤矣朋飛揚人皆怪罵云○十六日洪尹崔往

虜陣問前書不報之由龍馬兩將恐嚇曰孔耿兩將領唐兵
七萬運紅夷炮而來將犯江都云且以白旗書招降二字立
於望月堂下爲風雨折○十七日龍馬要我使洪瑞鳳受答
書〻畧云今爾與朕爲敵興兵至此若爾國盡入版圖則朕
豈不生養之若赤子哉爾所言與爾所行不相同前後往來
文移爲我兵所得往〻呼我爲奴賊此爾君臣素號我爲賊
爾果以我爲賊何不擒捕之爾之以口舌詈言誒所謂手質
庸安識爾之謂也今爾欲生耶宜亟出降欲戰耶亦宜一戰
矣崔鳴吉曰若爲此難從之請則大國終得積屍空城而已○
十八日賊到南門外呼曰欲和則速出不欲則十九日二十

一日當決戰又到北門呼曰速出聽言乃使洪崔齎書往則日没時龍骨大始出曰馬將出他明日更來是書崔製也其書畧曰朝鮮國王某拜上書于皇帝今之願只在改心易慮舉國承命得比諸藩而已文書禮節自有應行儀式至於出城之命重圍未解帝怒方盛在此亦死出城亦死是以瞻望龍旌分死自決古人有城上拜天子者帝德如天必垂矜憐恭俟恩旨禮判金尚憲見此書手自裂失聲痛哭謂崔曰先大夫頗有名於士友台監何忍爲此事崔微晒曰台監裂之吾輩當拾之乃收拾補綴吏判李曙執鐵杖言曰台監從前所和可往虜中金答曰吾欲死不得若送虜陣得其死所

是台監之賜也仍出寓舍却倉逢人必哭自刎必死○東陽
尉申翊聖撫劍視鳴吉曰拔此劍當斬公云○十九日送右
相李弘胄及崔尹于虜陣不得度答而還李聖求曰朝有奸
物鳴吉故事名成蓋指金尚憲也韓汝稷曰厥字不書吾已
知不答也一字眞胥字也金尚憲已出其寓莫如乘此時忍
急書送蓋謂臣字也鳴吉等以爲可而日曛未果○南漢亂
離錄曰前大司諫尹煌病不出門每夕呼其子文擧曰今日
和事何如對曰彼不肯許曰人將盡死矣煌本丁卯斥和人
而所爲如此人莫不笑○二十日李弘胄等往虜陣受答書
來書略曰命爾出城面朕者一則見爾誠心悅服一則樹恩

於爾復以立國示仁信於天下爾首謀敗盟之臣朕初欲盡
戮之今爾果能出城歸命則可先縛送首謀二三人朕當梟示
以警後人云云 上曰寧與斥和人同死豈可縛送○二十一
日右相持國書往虜陣書略曰朝鮮國王臣謹上書于皇
帝陛下臣獲戾于天云云獨於出城一款自麗朝以來未有之
事以死自决今既臣服何用出城斥和諸臣事此輩不過識
見偏暗不識天命所在陛下大度如天此輩蟣虱小臣付之
小邦刑政益見寬大之德並陳愚見以俟陛下裁處謹昧死
以聞云虜以不出城及斥和臣不許之故發怒還送國書○
初講和時羅萬甲言於張維曰當以利害爲言惟從其言講

草崔鳴吉專以哀乞為主用其文不用維文至是上使崔鳴
吉李植俱製諂屈請降書無異同而用鳴吉文植以其文不
用自為高人若不服○吏叅鄭蘊疏曰今若稱臣則君臣之
分定矣將惟命是從彼命之出降則殿下將出降乎命之北
去則殿下將北去乎命之易衣行酒則殿下將易衣行酒乎
鳴吉之意以為一稱臣則城圍可解也君父可全也設如是
猶為婦寺小人之忠也況萬〻無此理也自古及今天下國
家安有長存而不亡乎與其屈膝而生曷若守正而死社稷
乎況君臣父子背城一戰不無完城之理也我國之於中朝
也非如麗季之金元也天無二日鳴吉欲二其日民無二主

鳴吉欲二其主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臣身疲力弱不能以
手板擊之云云○二十二日備局以洪翼漢爲斥和之首東
宮令曰吾既有子且有諸弟吾何愛一身不爲存宗社守明
月欲出城備局議世子不可出城宜送斥和人鄭蘊疏曰臣
雖非首請絶好主戰臣策有之請以臣應虜人之求金尙憲劄
食已六日始食曰我若不食先死則人必謂避虜中行也乃
詣闕待命前大諫尹煌亦詣闕請命其子正言文擧疏請代
父尹集吳達濟亦上疏自首○二十三日水原竹山將官訓
鍊哨官等數百人帶劍詣闕請出給斥和人時申景禛爲訓
將水原倅具仁垕竹山倅具仁塈皆屬於其麾此擧非軍卒

之意云後具宏申景禎陣下將官等又請出給斥和人至入
政院喧呼承旨李行遠出言曰大内不遠之地何敢乃爾軍
人盛怒而前曰李承旨似是才畧人吾等陪往虜陣則可成
功速出速出軍人自是似有作亂之狀人心洶惧又教摠戎
將官来請而摠使元斗杓宗不知李時白管下無一人來者
云南礏亂雜記曰傳者皆云南陽君洪振道與申景禎具宏
嗾將士爲此舉云余寓開元寺聞將士語則謂今日事皆由
於名士高論若不降去此流國不爲國吾等每見名士自起
握劍云蓋武人自分必死發憤於斥和人而有此舉似非申
洪陰嗾也○夜賊自西城李時白所守處潛設雲梯踰入之

際忽以乱石投之繼以砲石賊三進三退黑夜不知所殺多寡翌朝見之氷雪上血流盡赤矣守禦使李時白以軍中無被甲者死生共之終不被甲 上勸着亦不承命身被兩矢時所領軍居處甘苦一准之同竟得其力賊大砲連中城堞幾盡壞申景禛以空石四百實土成城灌水爲氷大砲雖觸無害景禛可謂有將帥風○禦營提調李曙卒方在圍中失一大將而將士無戚容至有謂曰李曙死恢復可期曙盡心國事而性愎不通下情積失人心矣曙嘗爲守禦使多積軍粮兵器其他雜物皆曙之所備倉卒入城賴以爲用皆曙之力○時百官粮以斗升減給盖倉儲斷絶僅支二十餘日故也○

賊焚獻陵庵泰陵則屠已焚矣○冬春以來寒沍之嚴未是
前聞悍士露處面色青黑不似人形賊動則風起賊止則風
止古諺陰風西北來慘憺隨回泛甚驗矣○丙子錄曰山城
居徐欣男持諭書出去還來言全兵金俊龍粮絕軍潰忠監
萬死得生還本營江監退屯春川統使尹璛來原州境兩元
帥駐楊根云欣男又入虜陣佯若狂人脫袍匍匐有一匿珠
見者衣黃衣張黃傘坐鐵床上以炭煖其下如是汗也憐其
行賜以食以口就食放溺矣於坐賊不以爲疑俄而條行稍
遠賊所疾走入城汗疑其刺客翌日移陣於麻田浦欣男素
無賴巫覡爲業今乃如此人不可蔑視也○時患伯鄭世規

兵到本城南三十里全軍敗没健以身免公州營將崔震立
死之江伯趙廷虎兵到城東二十里合戰一日而敗安東營
將宣若海慶左兵許完右兵閔栐合兵到城東南三十里兵
敗皆死全兵金俊龍兵到城南四十里戰債夜走全伯李時
昉慶伯沈演繼至聞四將敗皆自潰副元帥申景瑗自寧邊
赴援兵敗被擒都元帥金自點自黃海赴援兵多散亡只率
親兵數百到城東七十里楊根峡中依險自保北伯閔聖徽
南北兵使徐祐申李浣赴援皆入楊根為賊把截不敢前南
陽府使尹棨遇賊不屈而死西伯洪命耉為兵使柳琳從間路
赴援到金化命耉戰死柳琳力不支越狼川後虜謂我人曰

汝國惟有金化一戰兵使李義培縣監李慶善金弘翼察訪
李尚載皆死於亂兵中○丙子錄曰鄭世規墜岩下嚴積屍
中有一卒滑頁而逃世規本以書生能以弱卒敢先赴難其
有必死之志可知也先是募僧四五人潜出諭諸道勤王一
僧還言忠伯鄭世規冒死進兵圍城中危急之報爲之泣下
取生雉三首願以而許進献忠兵李義培羹雉煖酒而飲曰
城中之患不聞可知吾亦無奈何漠然無進兵之意云○節
府軍官池如海李元吉等自南漢出戰死之○時判書李顯
英屛居楊州馳詣山城路塞不可進遂從山路到砥平起義
兵于龍門山○全羅礪山再集之兵呼唱而潰列邑守宰亦

皆逋還從事官金光爀董以五六騎走恭仁本縣之人綑打麾從光爀走笠岩山城全尹吳端與判官辛衛眷出走官帑掃盡無餘恭仁品官權儁者率黨持兵突入縣逋去儁盡取官儲而去後監司捕誅之○日月錄曰壬辰之亂人民隨分責定闔闢莫有騷動之弊士民絶無侵擾之患議自兒定事必成就及至今日赴募之士乘時作乱因嫌報仇恃勢侵民驅迫男丁刼奪牛馬邑里蕭然此誠何時出天之性豈若是乎國亡之前人心已先亡矣○時賊盡逐諸路勤王之師四散搶掠京畿之路遊騎遍野

洪命耉字元老號懶齋尚雅齋堅民子光海朝科世道

昏亂屏居身志反正歷清顯○公見府作句云花落天
地紅公從祖母柳夫人見之曰此兒長貴然似夭折若
曰花發天地紅則福祿無量而落字無避禍忌像惜哉
○丙子以西伯入慈母城擬副元申景瑗會兵入援申
敗沒公從柳琳偕行琳勸勿輕進公拔劍斫地曰君父
危敵叢此言耶至金化殺賊數百人賊勢落屠雨麾下
欲扶公避之公笑曰我何往走亦死寧戰死收符印授
小吏任書付之蓋與老母訣也身中四矢遂遇害四十
餘日始斂顏色如生年四十後金化人立祠於殉節處
關西郭曲如喪考妣贈吏判諡閔弟命夏字重與青侍讀

政
尹粲字伯信號薪谷祖暹死於壬辰亂贈議政龍陽府
院君祀本府龍栖祠公遭時昏亂斂跡自守反正後始
請公車甲子丁卯連中大小科左諫院諫草內需司壬
申追崇以玉璧入傳引子無爵父之義以諷之坐黜丙子
乞外得南陽上萬言疏各要歸於湖西委禽之夕聞邊
警不待朝馳還上已入南漢公謀舉勤王請兵將至軍
潰被執迫之使跪公罵曰頭可斬膝不可屈亂刀交下
身無完膚一奴一傔俱死龍陽既以賊謀棄集所和入
潘抗節一家三人樹之如此弟柔以身溫屍解凍柔號

韓臨子進士贈崔令
崔震立字士建甲午武科官工叅贈兵判謚貞武旌閭
○宣廟丁酉擊西生堡賊入賊陣九洞君頻歸剖骨出
九人皆壯之漢陰撑一馬給之曰是賊入而贖官者義
不從漢陰嘆之先是壬辰公在行伍間聞賊數百屯聚
其家公夜率蒼頭數十人塞門縱火燒殺之丁丑以公
州營將從方伯鄭世䂓至龍仁險川監司在後公在前
虜騎執如風雨公植立不動射不虛發矢盡謂從者曰
我不難此一寸而死其誌之事定諸孤得屍其處矢集
如蝟顏色如生

宣若海以安東營將與左兵使許完右兵使閔栐進陣廣州雙嶺完年老恐㥘對人垂涙賊先鋒突入完不能騎從騎旋墜爲賊所殺若海独當其鋒手發三十餘矢皆著木牌矢盡特立信地不移一步而死之閔栐亦軍敗死

池如海字受之忠州人武科歷龍川長湍鐵山三府至是隷體府在南漢圍中請出城推鋒以效臣節上壯而賜酒以送之出爲鐵騎所蹴不旋踵搏戰而死上命出五百炮手尋屍入城斂瘞賻兵叅近戰也別房申誠立李元吉等二百人皆死

○二十五日賊呼我使崔鳴吉李德洞等出往則賊還送國
書曰皇帝以爾國不受命欲殲滅而急於還歸專委之十三
王子及戲馬二將明欲發行後雖欲和不可得也○清兵過
城下清主自來大豪馳覘望城上無一兵無一人聲曰大
軍臨城安靜如此守城之將必有智略不可攻積草城外因
風縱火烟外引去蓋恨其追躡也○二十六日洪瑞鳳崔鳴
吉金蓋國出虜營言世子率所和人欲出城之意答曰國王
出城後可也仍以江都所獲內官及珍原君出示之又以大
君手書及尹昉韓興一懷恩君等狀啓授之曰吾已取江都
淑儀嬪宮及大君夫人明日當到此士大夫家屬亦不害宮

闕府庫並封守待國王出城後只欲以世子大君北去云〻
城中始知江都失守驚駭掩泣危懼之態不可言○丙子錄
曰初去邠之時以金慶徵爲檢察使上問金瑬曰卿子如何
瑬稱言之慶徵之母與妻各乘屋轎婢子卜馱五十與副使
李敏求先入江都大臣尹昉金尚容等廟主嬪宮元孫諸儀
及兩大君與夫人公翁主駙馬隨行江都素恃天塹人多投
入濟人之令出於檢察嬪宮到甲串津無取留所而至夜人
皆凍餒嬪宮轎內疾聲大呼曰慶徵〻〻汝豈忍此乎留守張
紳言於慶徵艱消嬪宮以下其他士民不知幾千萬求濟不
得賊騎奄及一瞥之間蹴踏殆盡慶徵杯酒酬戲度日三月

重圍一度狀啓終不通聞每曰父爲都體察兒爲都撿察爲
國辨大事匪吾父子而誰大君大臣或有所言則慶徵曰當
此危疑大君何敢與言避乱大臣何敢指揮故大君大臣以
下莫敢開口進士沈縯 去尹宣擧以書責曰薪胆卽争杯酒
非時而終不聽分司以三南散亾軍督發事令李敏求從海
道出巡慶徵不許金尚容謂慶徵曰汝安敢乃爾汝父奉主
上在圍城中縱不念主辱独不念爾父乎三南督兵在所寘
之汝何敢容護乎慶徵艰而拔叩手地曰此事吾所不知敏
求不自安乃挺大船欲盡帶家屬而行稱以御寒之酒托奠
燒酒留連金相曰安有無妻子別察使子若此不善不從敏

來因不行賊中走回人來言賊撤三江屋材或造者皮取或
造童車意在江都也慶徵擊掌大笑曰江氷尚堅陸地行船
手正月二十一日通津假守金遉呈書曰賊或以橐駝載船
或以童車載船已下於甲津夜氷將渡云慶徵始悍使李一
相朴宗阜分付把守分給火藥鉛丸計數置傳人言體府軍
號山積此時不用更待何時慶徵曰此皆父親所辦吾何任
用乎賊兵屯越邊以紅夷大砲亂放聲震天地慶徵敵尤惟
㥘避坐倉底賊以者皮取載數十人泛泛中流慶徵曰城中
虛疎吾還入爲守城計佐郎任善伯欲一戰而無奈何自
投水趨之而語言于大君曰長江天設之險欲捨何之固虛

死守大将還入則衆心沮喪檢察不可還入　大君顧謂慶徵曰不可入慶徵退坐善伯又白　大君曰莫如布陣鎮海樓下期於血戰守城有如兒戲宜駈出城中軍士體府軍器專力於津頭　大君曰我當走馬入城軍丁軍器親自領来以此意告大将善伯告于慶徵〻〻唯〻而已俄而賊船前進留守張紳領舟師乘潮上来潮退船不能運紳叩胷而已忠清水使姜晋昕自燕尾亭来與賊力戰紳見賊勢甚急無意前進晋昕大呼於船上曰汝受國厚恩何忍如此吾将斬汝紳終不動順流而下井浦萬戶鄭埏為先鋒陷賊船一隻将為進戰紳擊鉦退軍初賊疑設伏不敢艤船而一隻先泊岸

下陸者七人上北岸回望知無備以白旗招越邊之賊然後
賊蔽海而渡中軍黃善身力戰死之本府千摠具元一姜興
業亦戰死趙翼李行進自投水舟人拯活云慶徵敏求先走
與張紳同乘船走慶徵紳之老母在城俱死徵求妻為賊所
留二子元揆重揆見殺其婦被擄云○嬪宮痛哭步出城門
已閉自度不得脫招內官金仁徐厚行等五人泣謂曰吾與
大君當死於此不忍元孫之同死汝抱而出幸而渡江則藏
置善處之仁等抱元孫走出渡江浮海到喬桐仍向唐津日
月錄曰元孫外叔姜文星與金仁進負以出路遇閔光勳宋
國澤等得船渡得以保全云丙子錄曰金仁抱元孫而行馬

鶩賊追宋國澤援給騎及至海邊有艤船有若待候然乘船浮海至喬桐移注文島〻人大會津頭問此船來自喬桐否今夜島中諸人夢有船擁五雲自喬桐來云人皆驚異○嬪宮及兩 大君俱陷賊〻縱兵大掠魚肉一島奉嬪宮淑儀兩王子渡江直向南漢嬪宮行頓加敬令本國兵陪行厲兵在後前治道路 丙子錄曰李垌尹新之皆在防禦所厥父在城中路塞皆乘船以避以此亂定後被劾俞省曾等亦先逃陷江都者九王也韓興一呂爾徵脫其所着被新衣曰初見他國之人不可不整衣冠先自入拜於賊曰國舅姜碩期亦在此云蓋欲拍入混其跡也姜托跛躄久而不前賊舍去

之姜初欲自決 嬪宮亦欲從死爲兩 大君所挽不果云
世子使珍原君報被俘事于南漢尹宣擧請于珍原牽馬
而出來云前右相金尚容脫衣付下人曰以此傳兒輩爲葬
具仍往南門踞火藥櫃在傍者皆麾去士人金益兼別坐權
順長不去曰大監獨爲好事耶金相放火自焚益兼順長并
死之初金相坐櫃上尹昉步至曰公欲死乎吾欲同死金相
曰公何必死蓋知昉之不欲死也虜到城外謂曰我來欲和
丞相出聽我言時昉已逃匿蒐出則弊衣簑笠而出見賊〻
使爲卜直人謂之卜直政丞昉以宗廟提調在 廟社奉安
處賊至昉大呼曰汝殺我賊不應投 廟主於溝中昉叔畏

空石載卜馬曰渡海時我當死賊追脅下陸昉慮其　廟主
見奪分載衣袴中使婢乘其上入城直至其家置之堂中翌
朝懷恩君往昉家欲奉還　肅寧殿神主昉指堂隅藁薦曰
君可擇去云事定後以　廟社污衊昉付處後奉審　仁順
王后神主見失　文定王后神主傷破又四位傷六位新造
後并改造凡二十九位

尹昉歸稚川梧陰子也光海時與李延原光庭同沐溫
泉聞廢議發李驚憤達夜公鼾睡李蹴公起曰此豈睡
時公曰吾性緩及庭請已發禍在眉睫下隷請入班李
終不免入參公勵聲曰吾則以不參錄之晚視朝建緩

步而出坐此遠竄樹立豈不韙哉末年江都不能死節
被執虜陣身名俱衊士大夫晚節難矣哉○公為相時
有儒踪作庙堂訂謨為劉孫草笠公笑曰劉孫草笠猶
成形體吾輩事做樣不得儒踪待我矣時謂長者言○
弟昕陶齋叅賛暄白沙平監丁卯被律子新之玄洲海
崇尉 宣庙駙馬孫得和叅判

江都殉節

金尚容字景澤號仙源鄭林塘惟吉外孫弟清陰婚谿
谷名位德業近世無比○宣庙辛丑公以大諫極論羣
小輩邪逕之事 上不荅沈相喜壽禮判李廷龜曰此

事臣亦聞之恐惧不敢言其獨盡言可謂朝陽之鳳鳴
自是忤旨亦補定牧光海壬子以大臣論宮中左道忤
旨左遷不叅庭請○丙子江都既陷公登南城譙樓麾
去從者惟廣孫壽全及一奴終不去士人權順長金益
兼亦不去公平生不吸煙草命取煙竹來俄而大藥櫃
聲裂天地屋宇騰空樓上之屍皆不得惟公一隻屨遂
於平立地即其地葬焉先是或勸具舟備緩急公嘆曰
有死而已安可偷生是年命旌閭廟額忠烈
沈誢字士和諱之兄也蔭官都正丙子入江都自矢指
躬先埋神主手寫遺跡以意諭夫人宋氏舉從容登故

事荅之公大喜徑東龜艤舟請避公曰國破家亡生復
何為遂夫婦易服北面四拜相對而縊時年七十其遺
疏曰 宗社亡矣無可往矣臣與妻宋同日自決以報
國恩大明崇禎十年正月二十二日云外孫朴長遠上
其疏夫妻并旌門
李時稷字聖俞號竹窓樗軒石亨六代孫官至正公少
從芝川沙溪兩先生亟稱之光海末歸臥湖西不與人
交 仁祖甲子登第為諫官力排和議丙子冒死再尋
山城路梗不得通彷徨痛哭與趙翼尹棨謀聚義旅事
未果尹先死公曰江都是吾死所也既至嘆曰人謀不

臧雖有天塹唯一死而已及賊渡江公謂太僕宋主簿
時棨曰吾輩讀古人書今日尚可偷生作書付其子曰
長江失險北軍飛渡醉將恇恟背國偷生況彼南漢朝
暮且偷 宗社淪亡義不苟活殺身成仁濟仰無慚嗟
爾吾兒慎勿傷生歸葬遺骸善養老母托身幽谷永勿
出世宋公先決公大哭臨殯為兩坎虛其一命僕人殯
我於此乃解衣使為孤弦用以雉經僕泣止之公揮去
曰今日之死榮矣旌閭祀忠烈祠
宋時棨字茂先號野隱邦祚子贈贊成祀忠烈祠 尤
庵輓詩云憶曾風雨碎孤城天柱崩摧地軸傾我忍獨

留經丙子君能先逝守崇禎人情自古皆哀死世上如今不顧生若到雲鄉朝 列祖善爲辭說莫分明○第時俊號負暄堂

權順長字孝元青霞克中孫叅判槃子魁生負跡請斬虜使年二十三贈持平以子萬基貴推恩贈領相

李尚吉字士佑號東川 宣廟乙酉科官判書 己丑汝立獄叅鞫永慶啓爲仁弘所嗾追論坐配爾瞻送人脉以利啗公曰世道至此不思救正反使合污耶辛酉公爲龍川府使募兵五百餘人使别將李希建絶清兵歸路公追躡其後多得兵甲牛馬毛都督送帖稱嘆

甲子公為西伯遣軍官斬逆家衆十三口於安世賊平
進嘉善乙亥以耆年陞工判丙子入江都寓城外十里
及賊渡江公曰 廟社亡矣何忍苟活赴城中當與諸
宰同死即馳入殉節年八十二 初公揾于羣小讁豐
川將行時祀無祭需憂嘆之際犬啣山鷄置之前而去
公嘆曰我外祖丁游軒謫巨濟時有此異豈意今日見
之聞者異之

尹烇字臨叔號後村八松煌第官弼善贈吏判諡忠憲
子元舉

洪命亨號無適堂官承旨贈吏判諡義烈

閔垶字載萬號龍巖驪陽君仁伯子○子之鉞之釙之
鉞夫婦及女四人庶婦妻禹氏合十四人同縊
鄭洙松江澈孫　官縣監妻禹氏同死
李嘉相月沙孫　官正字被擄時其妻負其母而逃嘉
相意其母必死於賊冒死逸歸尋其母屍入城中被害
洪晔元字建初花浦子性至孝繼母許氏遇賊不屈以
身翼蔽并死之妻李氏自縊於其傍
金壽南字汝一號萬癡堂官兵正
柳忠傑字蓋伯號錦沙官翊衛　仁祖嘗戲謂顛狂柳
絮○以子炳然貴贈吏判

鄭百亨官掌令先謚死其父孝誠及兄百昌之妻韓氏
妾二人居母喪弟妻皆同謚 燕山朝寃死人誠謹曾
孫也眉叟撰墓銘曰鄭氏六世清白吏孝子善行四世
忠臣之烈二世
姜渭聘官春坊
忠烈祠金尚容李尚吉沈諹李時稷宋時榮具元一本府
千摠六人壬午始祀尹烇權順長金益兼黃善身中軍姜興
業千摠五人戊戌追配
○時祥原君母金氏夫人曹氏孫原君夫人韓氏金槩
夫人徐澍女氏李晤漢夫人李氏尚毅女申鑑夫人韓氏一會

女其子曼妻洪氏領女一權韡妻宋氏濟民女洪翼漢妻許
氏權順長妻張氏李有謙夫人尹氏仁溢孫女洪命一妻李
氏李尚挨妻具氏李翊妻吳氏李翮妻金氏鄭善興妻
權氏及金壍李聖求李一相韓浚謙呂爾徵李好閔夫
人皆節死一處○晦隱集曰呂參判爾徵鄭監司百昌
友婿也兩夫人同節死草葬事定開斂不知誰為某夫
人兩喪俱葬楊根兩家子孫輪祭或云呂參判夫人申
曼倩妻同在一室引決時戎婢必須火之故二屍皆焦
爛莫卞兩家同原葬不敢祔於夫墓云時屢見死人必
脫衣服故兩夫人云然云

○是月二十七日 上曰 宗社已陷予無可爲乃決出城是夕雲霧四塞城中搜稱賊文書皆燒之有一朝紳疏云萬古天下無長生不死之人萬古天下無長存不亡之國願殿下勿降虜爲天下著小臣先死以報 先王之靈云云使李弘胄崔鳴吉金藎國持國書往虜陣書略曰臣謹云云皇帝陛下云云臣云云今聞陛下旋駕有日若不早自趍詣仰覲龍光則微誠莫伸後悔何及第惟臣方以三百年 宗社數千里生灵仰托於陛下情理誠爲可矜若或事有參差不如引釼自裁之爲愈伏願明降詔旨以開臣安心歸命之路謹昧死以聞洪瑞鳳崔鳴吉等出往虜陣講出城節目賊曰

此事從古有例第一等節儀不用之指御壁輿襯也第二等
行之只率從官與壹輿五百人服如君等所着藍色服有罪
者不可出正門出自西門可也其夜龍馬持汗書来傳書略
皇帝詔諭云〻朕素推誠前言必踐今盡釋前罪以爲君臣
世守之信義也將明朝所與誥命冊印献納去其年號奉我
正朔以爾長子及第二子爲質諸大臣有子者以子無子者
以弟爲質爾有不虞則朕立質子嗣位朕征明朝調爾騎歩
舟師刻期會處毋得有誤今朕回兵攻取椵島爾可發船五
十隻大軍將行宜行犒軍之禮聖節正朔冬至中宮世子千
秋慶吊等事大臣內官奉表以来其所程式毋違明朝旧例

軍中俘獲若逃回執送若欲贖則聽從爾國所有兀良哈人俱刷還爾以既死之身朕復生之子〻孫〻毋違信義爾國狡詐故茲詔示云〻○二十九日國書臣諱上書云〻小邦一種浮議臣摘其尤甚者并為斥黜首倡臺諫一人當天兵到境日差平壤庶尹督令進前或為俘獲或在任所俱不得知今在城中二人送詣軍門以俟處分云○金尚憲自縊將死李敬輿力救得活翌日有欲送虜陣之議故不死金瑬請以金尚憲尹煌尹文舉吳達濟尹集金壽翼鄭蘊金益熙鄭雷卿李行遇鄭琢等十一人送虜陣盖虜以只許洪翼漢之外更無所送不許講和勢將加送瑬難於取舍瑞鳳曰十一

人太多送若干人爲當塗答曰指示可送人則當從台言大
諫朴熿謂塗曰雖送數人可以塞責吳達濟尹集力主斥和
今送兩人亦所不忍與具終不得免豈若止送此兩人乎若
使吳尹子弟之情言則必怨我以朝廷言不若小送之爲愈
也乃只送兩人從熿言也尹文擧初不干於斥和以爲父代
往爲請故亦擧出送之中人寃之因朴言免○鄭蘊疏曰嗚
吉既使 殿下稱臣出降君臣之分定矣臣之於君不徒承
順可爭則爭之彼若求納 皇朝印則 殿下爭之曰 祖
宗受用此印三百年矣當納 皇朝云彼若助攻 天朝則
殿下爭之曰 明朝父子之恩清國亦知之教子攻父有関

倫紀云以此二者爭毋得罪於天下後世幸甚○是日吳達濟尹集將往虜陣氣色無異平日 上引見痛泣賜酒與別曰汝等父母妻子予當終身顧恤勿以爲念吳尹拜賜涕泣而出數年給米更無恩典○洪翼漢時在平壤任所賊之回也我國以甑山倅邊大中定差負押送虜營大中束縛困辱使不得飲食翼漢乞解縛終不聽到通遠堡胡人等出食厚饋此雖犬羊勝於我國之邊大中也○吳尹至汗前汗曰汝既斥和何不攻我曰不斥其和只沮送使汗大笑解縛給冠招鳴吉等大供珍羞皆非我國產也又給豹裘各一襲鳴吉等服之行九拜禮

洪翼漢字伯升南陽人　仁祖甲子幸公州設科公中
魁第丁卯弘立導虜犯境朝廷講和虜歸弘立而去公
為正言請治弘立罪丙子為掌令時虜使以僭號來公
疏曰臣接義州府尹李埈狀啓埈能以天無二日等語
却之臣不覺曲踊距踊者三百載朝禮義炳〻猶使操
弓武夫能知自守凜〻況於　聖上廟堂諸臣乎臣自
墮地之初只聞一大明天子而已此言奚為而至哉請
亟斬其使云〻是年十二月虜警猝至崔鳴吉謂金瑬
曰斥和致虜者洪某也西路之任捨此其誰遂除平壤
庶尹促行公奉母于江華摩尼山由喬桐走任所以保

其城丁丑二月朝廷令龍山倅邊大中縛送虜中到義州府尹林慶業謂曰明公此行真男兒事也到瀋陽華人之胡服者争来見曰真忠臣也汗使囚於別堂設宴朝夕盛設曰皇帝所賜不可不食公曰吾有一死而已此豈可食終始不受龍胡曰汝國斥和者豈獨汝乎公答曰汝之使我國也請斬汝頭者獨吾一人龍胡笑而去汗盛兵威將引入公方食如常顧謂蒼頭曰今日我必死矣俄而賊卒繫公兩手入公至庭特立汗使解縛謂曰爾既斥和何不擊我反為我禽公曰我之所執大義而已成敗不須論仍索紙筆書曰　大明朝鮮國纍臣

洪翼漢語音不通以文墨供曰夫四海之內皆兄弟無
兩父之子也甯將渝盟稱帝是悖兄弟也門庭之內寧
容悖兄弟覆載之間寧有二天子哉又曰由一疏之浪
陳以致國家之敗亡萬被誅戮實所甘心血一釁鼓魂
故故國快哉快哉汗顧左右曰難哉此人仍曰吾豈可
不爲皇帝公曰汝乃 天朝叛賊寧可爲帝哉汗怒令
兩胡挾去兩胡乃其刑殺人也即三月初五日也只以
馬鞭衣衾並付譯人並其蒼頭還之初公到宣川寄二
子書曰汝勿以我爲念唯侍老親與汝母保護毋絕先
祀繫瀋時值三月三日有詩曰陽坡細草坼新胎孤鳥

樊籠意轉哀荊俗踏青心外事錦江浮白夢中回風翻夜石陰山動雪入春澌月窟開飢渴僅能聊繼命百年今日淚盈腮○江都陷公室許氏被執不屈公子晬元以身翼蔽之晬元死許氏投水死晬元妻亦自刎乃丁丑正月二十五日也前一日公次子晬寅已遇賊死唯公老母與公二女以老稚免焉 孝廟朝贈都承旨
顯宗朝 上語及公許積曰翼漢鈞名人也閔鼎重力陳公節義扶植倫綱 上曰然矣
吳達濟字季輝號秋潭海州人楸灘之侄十九司馬二十八魁科丙子為校理疏斥崔鳴吉和議是冬公罷官

家居聞虜變徒步扈駕入南漢及將送斥和入於虜陣
公與尹集上疏自首公兄達升執手流涕曰虜之所索
首謀人也汝非其人奈何如是公曰雖非首謀既已斥
和主辱臣死忍求免乎及拜辭達升泣言于籍司曰吾
弟從駕步來願得一馬免蹈昔研也會日暮未及出城
公夜就館沐浴達升達夜相持泣曰兄弟永訣只隔今
日明朝何以歸報老親與新嫂乎趂此未明汝須處置
後事公曰男兒一死貴得其所後事在兄願兄勿悲曰
削木為小牌以佩曰收屍驗此也曰就寢睡翌日與尹
公至虜營龍胡詰曰問汝等之名非吾前日聞且首倡

非獨洪翼漢而已以實告則汝等免矣答曰我等只知
死而已豈誘他人乎吾戴吾頭來當斷則斷毋多言虜
歸時使一將主公等在陣後主者服節義加尊敬尹公
謂公曰死於虜地曷若死於我境耶公曰死得其所明
我節義豈非樂事何必效匹夫之諒乎到信川公裁家
書藏懐中至大同江潛付主家老翁其翁待虜去以其
書呈西伯傳于家其上母夫人詩曰風塵南北各浮萍
誰謂相分有此行別日兩兒同拜母歸時一子獨趍庭
絶裾已負三遷教泣線空悲寸草情關塞路脩西日暮
此生何路更歸寧又曰孤臣義正心無怍 聖主恩深

死亦輕最是此生無限痛北堂虛負倚門情寄兄詩曰
南漢當年就死身楚國猶作未歸臣西来幾洒思兄淚
東望遥憐憶弟人䰟逐塞鴻悲隻影夢驚池艸惜殘春
想當彩服趨庭日忍作何辭慰老親寄妻詩曰琴瑟恩
情重相逢未二期今成萬里别虛負百年期地濶書難
寄天長夢亦遲吾生未可卜須護腹中兒到瀋陽虜囚
二公於一小室龍胡傳汗語曰汝等似非首唱不須殺
率妻子来居此公曰不可從須速殺龍胡起去公曰吾
等若從彼言終爲左衽之人是可忍乎有頃龍胡復出
引入公等厲聲敦迫我國宰臣被龍胡招㮛坐亦勸諭

二公終不聽龍胡使從胡縛二公急引出二公回顧舊罵遂驅去西門外即刑殺處也○公初娶無嗣再娶南氏一星妹也人望遺腹男而竟生女又夭天道無知也

孝廟朝贈副學

尹集字成伯號林溪南原人天啓丁卯司馬辛未科丙子為献納疏斥崔鳴吉主和兄棨曰言太過可删削公曰國將亡矣何可言遜十二月扈駕入山城力請戰時送牛酒于虜營公疏曰城下之盟北轅之羞僅一間耳痛哭痛哭虜書悖慢公又疏曰今致㓙書皆鳴吉之罪也昨見答書非和也乃降也為臣子忍製此書乎云云

及送斥和臣公與吳公入辭　上曰爾欲使君上守正
而竟至於此予安得自由乎仍問父母妻子公曰只有
祖母與二子臣兄榮任所敗陷不知其生死矣　上曰
憐矣公曰出城之日願留世子鎮撫焉　上曰爾就死
念猶及國家極可嘉也公與吳公同死於瀋陽顧謂從
奴曰虜問及吾家屬吾答以亂後不知死生爲答汝亦
若吾言也初公自南漢至楊花渡寄弟桒書曰二月初
三日始聞伯氏舍生之報寧欲即死而爲國強生此行
寧有歸期須上奉老親下率諸子免飢死皆在於君余
何憂焉葬兄時切勿忘生厚庇若力盡而老親及百口

凍餒則亡兄之靈必痛恨於冥〻之中矣吾行盖緣清
國固求吾與吳公自當乃身自為之少無左人之事男
児捐身救國家之急斯亦幸矣只以老親臨年竟不得
侍仰天血泣而已云〻　孝廟初筵臣金始振啓請贈
洪都承旨吳尹副學南九萬啓建祠南漢賜額顯節○
尹學士祖龍陽公暹兄府使棨俱殉節弟柔丁丑後廢
舉洪學士婦與二子及子婦皆不辱死尹義有所受洪
義有所授矣○丙子錄曰崔鳴吉領吳尹到陽坡謂曰
君等多引斥和臣則彼不能盡殺君等可免吳尹曰豈
吾圖生陷他人乎黃岡問答曰李箕男之為體察幕下

在御前時崔朝前往胡營二臣則食後使軍官押送陽
坡之言豈不誣乎尤菴問於箕男遂刪陽坡一段於三
學士傳○庚辰朝家密通 皇朝虜覺之使執送崔崔
有詩我雖不殺三學士中夜思之心自驚天道由來好
回撥白頭今日又西行
三十日、陰慘即南漢受圍四十七日也選侍衛將士及百官
堂郎各一人并下吏奴子等限五百陪輦 上與世子衣藍色
戎服乘馬出西門城中皆痛哭聲振天地汗設陣於三田浦南築
壇爲九層階張黃幕立黃傘覆黃錦遮日壇上鋪龍文席蛟龍錦褥
褥上安黃金床汗坐於其上方自彈矢使諸將耦射 上到松城門

城廣三十餘尺高二丈上懸鍮銅器相觸作聲以伺我人出
入城內設木板防牌設伏兵周圍　上步行百餘步牽三公
六卿入拜於地泥土群臣請鋪席虜曰皇帝前不可自尊
上行三拜九叩頭禮入升階西向坐與蒙王相對行酒動軍
樂臨罷贈　上貂裘兩領次給大臣六卿承旨各一襲　上
服其裘行謝於庭大臣以下以次謝仍使江華來嬪宮淑儀
兩大君及　大君夫人見於　上又出崔鳴吉家屬與之崔
頓首謝乃令　上還宮遂三拜而出　東宮嬪宮　鳳林大
君及　夫人將入瀋故留陣中　上獨與麟坪大君夜深
後始入城東門室屋閒然無人聲惟聞犬吠兩三聲路中死

屍相連 上由通化門入宮吏卒人馬皆於闕中寓宿 上
還都也馬上痛哭東陽尉曰此足以雪耻中興也自是每值
聖節私於北苑密伸誠禮嘗讀詩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嗚
咽不能成聲○南璞亂離記曰余陪輦以行路見各陣中女
子無數望見我行躑躅悲呼清人以鞭麾禁驅入清人載箱
籠鍮銅器皿屋柱窓板驅我國人民自都城出来者横亘於
路蓋清主令空城以遺我故留陣者各自搬移其所得之物
而出来也其驅出人路逢我行號泣指之曰彼吾上典也或
曰我是某洞人也拊臂掉臂不欲前進清人以鞭撻之或追
擊我人曰以爾故此輩不肯行矣以此宰臣受鞭者數人日

已昏黑無由擧火我行五百人江都來人數百及清主令護
送我行鐵騎百餘清人之自城中出來者千餘人同出一路
又有鞭撻之變人馬辟易失措我行之被驅於清人者有之
清人所驅之人逃入於我行者亦有之彼我相雜莫知所爲
夜深後始入城士大夫暨將士自山城來者皆不知其父母
妻子生死入于破屋中放聲大哭慘不忍聞清兵初入城卽
封府庫絕不殺害二十六日沈元帥夜襲殺數人仍此發怒
三十日入城內亦不殺害只擒年少而去入家雜物亦不持
去至正月蒙兵之入殺虜靡遺人家雜物無細不取至於掘
竈堗以索埋藏○南溪集曰癸亥反正之日鰲城夢于昇平

延平二公曰今日固為　宗社有此舉此後一事有大於此
吾甚憂之諸公勉旃盖指南漢出城事也此豈非李衛公精灵
可畏者耶異哉異哉○續雜錄曰萬曆閭里謠云亂國者東
人亡國者西人只知東夷西戎而患之近見時事東人為此
而亂國西人為國而辱國無乃是耶日月錄曰朝廷黨論日
甚乘機搆禍無所不至草野之人亦知寒心至載於續雜錄
中可見國事之無可為也○青野漫輯曰宋堤川所傳曰宋
相方在圍城中以短刀隨身曰　上若出城吾當自決云人
皆目之怪酸花盖言論之太酸也逮當出城不能辦此又
以為不必死故同春貽書責之同春與尤菴書曰高明言青

城則當死南漢則不必死青城南漢雖微不同然南漢出城
卽青城拜賊也如不忍　上之拜賊則青城南漢何擇且青
城則諸臣有死而已南漢實有可諫之道牽裾叩馬爭之以
死幸以從之舉一城爲忠義之鬼不從則獨死無愧寧以爲
鄭大夫雖不幸不死而卽今第一人此老當之今承審盛意
然則鄭金兩爺之事爲不中其不死非不幸豈有是理哉農
巖集曰春翁書讀之不覺爽然自失蓋陋見未曾及此唯以
先曾祖與鄭桐溪力爭和議不從下城爲無歉於自靖之義
今以此書推之必拚得一死然後爲正此是極等之論豈可
謂文王固高於武王而太伯又高於文王者耶義理無窮非

淺心粗識所得以斷也○韓南塘曰同春先生謂南漢之人
皆可死此論甚高然謂其不死必害於義則亦未必然南漢
之事其辱只在下城而不至亡國吾君在矣臣下何可盡死
必死爲可則春秋城下之盟其臣亦皆當死耶下城之辱責在
將相將相可死而餘人不必死城中之人義在必死則城外
之人亦無異同矣當日臣子之耻只在下城下城之爲可耻
豈可以一城爲限而異其心哉若曰南漢之人親見其辱爲
可死城外之人不親見其辱不可死云爾則城內城外其爲
臣子一也見之聞之其知耻辱一也城中之人見而死之爲
可則城外之人聞而死之獨不可乎主辱如懷愍徽欽則在

城之人惟有死耳固無可生之義城外之人欲全其節者終亦不免於死死雖有遲速其死則一也是以陸秀夫張世傑在内與君偕亡於先而文天祥謝枋得在外亦不能不死於後此其人臣之義無内外之殊也愚故以謂城外之人無可死之義城中之人亦無必死之義也

鄭蘊字輝遠號桐溪進士惟明號嶧陽先生子○光海辛亥奉 大妃移御慶運宮公正言疏曰臣當犯輦牵裾死於國門之外光海怒命補外癸丑獄公責爾瞻曰八歲童子安知逆謀被劾還鄉及鄭沆希吉殺永昌公疏曰殿下不斬沆無面目立於 先王之廟也造謁好

寛首發廢　毋議取此三人投諸四裔疏入安置大靜自號鼓〻子作圍籬望北斗詩白雲歌癸亥反正以司諫召還公自少受學於仁弘及臨海獄公貽書仁弘始貳後仁弘死公請収屍不改師弟之道○公夫人有獅子吼公憚之謫島中有一妾歸不敢置于家嘗為南原倅時置其妾於閭家每托以見友出斃見而入或曰公曽不畏爾瞻凶焰尚可畏夫人乎公曰賊瞻輩殺則殺矣此則長日侵虐正可怕也聞者齒冷○乙亥以大諫救仁城子兄弟又曰外間喧傳禁苑有龍池之勝闕內有遊宴之樂此實莫大之變豈特大風哉丙子以副學

請於義州設效死科時議以爲迺及扈駕南漢將至出
城公自分必死製詩數首及衣帶中賛其詩曰生世何
險巇三旬月暈中一身何足惜千乘奈云窮外絕勤王
士朝多賣國𠫇老臣何所事腰下佩霜鋒又曰砲聲四
發如雷震衝破孤城士氣汹惟有老臣談笑聽擬將茅
屋號從容其賛曰主辱已極臣死何遲舍魚取熊此正
其時陪輦出降臣實耻之一劒得仁視死如歸即以佩
刀刺腹流血滿衾尚不死人往見之公笑曰讀古書不
解意今日我之不死雖謂之詐死可也古語曰伏劒而
死伏則犯五臟卧則五臟不犯今而後始知伏劒之義

矣 上遣醫来救使人執筆口呼一劄陳處變之道二月卧輿還不處其家曰吾不死於南漢何面目安妻子之奉乎入德裕山結茅以居命白鳩巢種秫以自給卒年六十九贈吏判

二月二日賊抄兵分四路作行一枝兵執世子 大君置軍中從大路而去一枝兵由鉄嶺出咸鏡道渡豆滿江而去一枝兵由京畿山路至平安道昌城碧潼渡鴨綠江而去一枝兵乘船下海畓椵島汗由箭串馬場向楊州仍往西路餘兵排日撤去被擄男女前驅而去哭聲雷震賊賣擄人男白金五兩女三兩無價者從後憜給成文券云○三日夕 世子到關從胡五六人鄭命壽以下

跨馬出入闕中促　世子即還命壽即殷山官奴而深河之
役降虜者也六日　上往西江城山九王子處　世子亦在
其處　上先見　世子後往見九王子即汗弟九爺也九王
子設饌以其食餘賜將官　上亦依其為使分給左右皆甘
食不食者惟東陽尉申翊聖翰林李之恒不食而已　上還宮時
世子泣辭八日十王子還去　上幸梁徹坪送　世子嬪宮
及　大君夫人皆從北行百官呼痛　上亦泣下此日景像
千古罕有○世子從行南以雄假右相卿以從宰臣則朴潢
朴簷宮僚則蔡裕後李命雄李時楷鄭雷卿黃一皓翊衛司
皆以武差之武人怒曰常時好爵渠自為之臨亂事急以我

為之云○十三日汗發行　上出東郊送之○四月行崇德
年號鄭蘊入智異山有詩曰崇禎年號止於斯明歲那堪新
曆披從此山人尤省事只憑花葉驗時移有人付詩闕門曰
三綱已絕國隨傾公議千秋愧汗青忍背　神宗皇帝德何
顏　宣祖大王靈寧為北地王諶死肯作東窓賊檜生白首
潛行長痛哭　穆陵殘日照微誠知非子蔡聖龜詩云又有
唐音援字無名詩云清明時節憂憤紛虜傷行人欲斷魂借問主
家何處在牧童遙指向華村○汗書定每歲方物數黃金二
百兩白金二千兩水牛角弓一百部豹皮三百張鹿皮一百
張水獺皮四百張青黍皮二百張茶一千包胡椒十斗好腰

刀二十六把腰刀二十六把丹木二百斤大好紙一千卷龍
文席四領花席四領白苧布二百疋綿布二千疋麻布四百
疋細布一萬疋布一千四百疋米一萬石○丙子錄曰譯官
韓甫龍陷虜還言賊兵二十萬實十四萬死於我國者數萬
入汗之妹夫戢如我國防禦者死於先敎山之戰云賊兵瀋
陽亦六七萬云亂離記曰懷恩君德仁初陪 肅寧殿神主
往江都陷在虜兵中六日還言清兵七萬蒙兵三萬孔耿兵
二萬合十二萬又言汗稱帝通示本國以氷合後出去之意
恐之即治兵馬以十一月二十七日為西犯 天朝計曰鮮
必来乞當報還而發過是日不来又卜二十九日姑待數日

及過是日曰鮮罷不可不先正遂决東搶之計分三運出來
云懐恩君之女爲虜所獲曰聞是王尼女宜納皇帝納于汗
爲弟六皇后後庚辰賜其功臣皮牌博施云盖多立后以賜
功臣其國例也○荷潭錄曰李敏求之妻尹暉女也爲胡擄
携其孫及婢以從逢敏求兄聖求於路了無愧容李起箏護
東宮行到鴨綠目見李妻隨賊入瀋之狀其家言死於慈山
其婿申昇護喪返葬聞者疑之丙子錄曰李敏求妻及兩婦
之事言之醜也敏求謂之節死作誌銘求書扵東陽人皆笑
之壬辰亂張鴻妻爲倭擄鴻稱其妻罵賊死命旌門及刷還
男女鴻妻在其中人皆駭笑鴻不抵罪丁丑敏求妻之被擄

敏求稱以聖求逢其孫兒及婢子於瀋中婢言其妻到慈山賊欲汚之奮罵死渠得棺權厝其處云其時其妻即與虜相合之狀被擄者多目見何至慈山而死設令死婢安得棺而斂厝哉此與張鴻妻前後一般◯日月錄曰時有良家女送瀋之報京外有處子家洶懼奔走爭先嫁娶年未十歲便相行禮新郎之行項背相望◯日月錄曰壬辰之亂士夫之妻陷虜生還者其夫請離異更娶 宣廟教曰此非淫奔失節之比不可棄之不許其夫之改娶胡亂後婦人之贖還者朝議有可絕不可絕之論 上曰依 先朝定例行之時士夫之妻妾贖還者依舊同居惟張新豐維以為失節人不可配

厥婦贖還後疏請令子改娶崔鳴吉以為如此則怨女必多
乃防啓張維死後厥夫人更上疏　上命只許此人勿為例
金瑬妾女被擄瑬言於龍胡若贖當給千金云被擄人價重
由於瑬云○丙子錄曰賊陣外兒屍多蓋驅其母納陣中而
棄其兒故也我國之被擄者年少剃髮被甲為先鋒老者樵
牧不敢出聲或潛啼暗泣或舉頭合掌出伏路左如有所訴
賊若見之以鐵鞭打之婦女顏美者納之老醜者備炊或有
凝粧塗粉揚揚馳馬此關西妓云或偃臥賊中横吸烟竹不
知此何人心士大夫妻妾及處子不忍露面見人或以蒙頭
在々皆然後遣宰臣辛啓榮齎金三千兩贖還男婦先以官

銀贖還徵捧都數三千三百名捧銀二千七百餘兩未納者九百七十餘人皆貧無依或身死徵及隣族曰臺啓蕩滌已捧銀分送兩西為銅鍋措備之資●朝野記聞曰丙子兵後仍着帖裡至丁亥始冠帶晦隱集曰帖裡之制最近於深衣中古多為文士便服蓋為燕服之上服朝服之中衣至今日専為戎服非武士臨陣則不服未知其故也洪氏家乘曰我國法嚴士人之妻不敢乘有屋轎中古此風猶存丙子亂後雖宰相家婦人往〻乘馬月沙生時孫婦梅磵夫人来覲時騎驢洪監司命一長女趙進士相鼎内室往来舅家或乘驢或乘馬以羅兀蔽面其羅兀尚在趙大諫景命家云〻○姜晋昕正

刑丙子錄曰初江都船上力戰無如晉昕忠清軍卒守闕呼
痛竟不免死晉昕與慶徵同在禁府聞賜死命下慶徵呼哭
晉昕笑曰雖哭免乎以其寶釰給斬頭人曰以此斬我而汝
持去水營軍卒追思垂泣如悲親戚○杞平君俞伯曽疏略
曰上年秋瑬之斥和甚峻　殿下特下敵若深入體察難免
重罪之教自後附曽和議尹集之縛送尹煌之論罪瑬實主
張當初清人之請出東宮也瑬即勸出願為隨行及夫北轅
也謝以老病瑬以質子慶徵官高遣喪懸錄名下具宏大言
曰東宮爵位不及於慶徵耶　中殿之初朞才過慶徵獨
在母喪耶瑬即寢其事慶徵檢察使出於瑬之自薦為一家

避亂計也先濟其家屬令　廟社嬪宮留津頭三日內官金
仁失聲痛哭此非但　殿下之罪人乃金仁之罪人也為大
臣者若以此梟慶徵之首則張紳何以遁去江都何至陷沒
乎計不出此任此狂童所為昉烏得無罪乎慶徵謂敏求為
勝己一動一靜無不問於敏求江都號敏求為慶徵乳母敏
求之罪與慶徵何異哉津頭將失守也昉乃竄匿民家非但
廟社污蠛終乃拜手賊陣而止於罷職公論何時得見乎張
紳使之自盡安有自盡之軍律乎其實與不殺何異哉沈諿
以假王子假大臣之說詐於清國〻事大誤不斬其頭尚保
首領可勝痛哉疏入留中○具宏自還都以來揚臂大言曰

尹煌嘗言虜來吾舉八子亦可擊也却云八子安在若不斬
尹煌何以為國乎大小武人曰此生氣視文士如奴隷○竄
守正諸人尹煌李一相俞棨俞榥等趙絅金壽翼金益熙李
行遇等門黜

尹煌字德耀號八松牛溪婿吏議 贈領相謚文正○
公父昌世坡平人居尼山家微不學性淳謹家富喜施
生八松子孫多出名儒○仁祖丁卯講和後八松疏以
為今日之和名雖和實則降也 上曰以降之一字勒
定予罪名姑先削職付處三司伸救從之丁丑和後
上曰丁卯尹煌以予為降去年請焚江都行宮今乃如

此皆煌之言識也命竄永同到配衣服衾枕皆縞素如
居憂者蒙宥不敢還田里戊寅始歸尼山時虜犯 天
朝以我人為助公曰城下之舉容有可諉至於助兵則
士大夫無面立於世矣自此絶口不言時事己卯卒遺
命歛以常服勿用公服○成宗朝同知館事尹倬對植
二樹于講堂下以根茂枝達諭諸生使務其本今明倫
堂庭銀杏二株也倬即八松之祖也○八松弟後村烇
號善江都殉節子羲村宣擧執義童土舜擧掌令後村
子進善元擧羲村子明齋拯議政農窩推掌令
李一相字 號青湖月沙孫典文衡

俞棨字武仲號市南大司憲謚 ○虜亂以說書扈
駕南漢大臣欲以 世子應虜求公奮涕進言曰汴京
若斬邦彥等則必無危迫之禍今日不早定王法則大
義不明無以振士氣云云虜書極悖慢主和者草其書
公復入對請 親御城門焚虜書 廟議執送斥和人
公亟疏謂汴京所無之事乃見於今日主和者敢欲迫
脅儲君投諸虜口必欲青衣我 兩聖曰此機會盡
除名流臣知白馬之禍無報於青城之辱也亂後配林
川蒙宥後日與士友晨夕講誦絕意世事 仁廟昇遐
上徽號公以為既有 仁宗又用仁字不可云云諸者

附會浸潤以激 上意配穩城兩宋並請可用至以去
就爭之 上始許之歷官國子○疏請牛栗從祀 聖
廟己亥服制主朞著家禮源流麗史提綱江湖問答文
集十卷

俞棨字典叔監司○爲正言上疏請斬德憲等累斥和
言甚切直亂已追治言者以要名誤國爲罪編配丹陽
有尤碑

趙綱字

金壽翼字星老號青岳叅判尚寯孫叅賛光煜侄生進
文科義州府尹 贈吏判謚忠景○公資禀簡雅好學

劬工聲譽藹蔚一時文士願與之交各出財力搆書屋
於公室之傍與之同業○虜亂和議方盛公以玉堂扈
駕屢上章斥和亂後虜索斥和人甚急首相請以清陰
以下十一人綁送虜營公亦與焉 上謂盡送一時名
流爲難使之方便彌縫僅免入北付處圻湖曾孫勉行
善行文科叅判
金益煕字　號滄洲沙溪孫益兼
李行遇字
鄭琢字
○賊兵回時留孔耿二賊乘舟而下與我國合兵犯椵島我

國以柳琳為首將林慶業為副將同犯椵島〻在海中先是
光海辛酉虜陷遼東都司毛文龍集遼民来鎮椵島拜都督
隱其敗每以捷聞　天朝又侵掠我民清北生齒略盡已巳
經略袁崇煥以便宜誅之以陳繼盛守椵島劉興祚叛殺繼
盛將官張燾等攻殺興祚等島中復定沈世魁為都督至是
虜使孔耿二賊同我兵攻椵島孔有德耿明仲以唐將叛投
賊即所謂孔耿也柳琳到鉄山謂虜曰我雖病當先導若勝
則子女玉帛我當專之清將難之曰公病難涉海林慶業亦
代公〻宜留此賊誘慶業問策慶業曰島之一面阻山島人
不設備可潛入賊如其言陷島慶業佯托逗留多殺賊兵而

陥島専出慶業之計及入島我軍之殺略漢人甚於虜漢人
呼罵曰　天朝於朝鮮有何釁背漢従賊若是慘乎云〻都
督沈世魁死之後　皇朝謀知柳琳事廉授摠兵帖曰海舶
来宣
是年五月有鬼變自京遍及下三道其鬼為喙〻聲名為斲
斲鬼一日城中大亂閭中騷動四大将領軍馳到則虚事也
三南人多被其害方入村時高聲諠譁全州人初不知為鬼
射之墜死乃鵲也厥後又来衆人持杖撃之如豆容瓢之物
落地堅如鉄以斧破之鵲數十自内飛去亂後寃氣所結云
○月窓夜話曰丁丑年間夜半有伐木之聲自遠而近往尋

則不見不聞初自嶺南至京中一日夜半忽有吶喊鼓角放
砲火箭殺伐之聲震動天地火光如畫闕內震驚以林墰差
督戰御史林方入直玉堂故也申具二將馳至闕下 上留
門引見將聚軍士大夫至有奔竄山谷兵燹枉死之魂致此
災歟○果川有沒壓窟能容數百人丙子亂於果人數百入
窟虜火燒之無得脫者其名驗矣○九月以左相崔鳴吉爲
謝恩使送瀋陽○清使龍骨大來須冊封敕新印符而督納
虜妓醜穢之狀不可言又使本國立勝捷碑於三田渡其文
曰大清崇德元年十二月皇帝以壞和自我始赫然怒以威
臨之直搗而東莫敢有抗者時我 寡君棲于漢南凜凜若

履春氷而待白日者殆五旬東南諸兵相繼而崩潰西北師
逗撓峽内不能進一步城中食且盡當此之時以大兵薄城
如霜風之捲秋籜爐火之燎鴻毛而皇帝以不殺為武惟布
德意先降敕諭曰来朕舍爾否則屠之有若龍馬諸大將承
皇命相屬於道於是我　寡君集文武諸臣謂曰予托和好
于大國十年于茲矣由予昏惑自速天討萬姓魚肉罪在予
一人皇帝猶不忍屠殺諭之如此予曷敢不欽承以上全我
宗社下保我生靈乎大臣贊之遂從數十騎詣軍前請罪皇
帝乃優之以禮拊之以恩一見而推心腹賜賚之典遍及從
臣禮罷即還我　寡君于都城立召兵之南下者振旅而西

禁暴勸農遠近之雉駭烏散者咸復厥居環東土數千里山
河依舊矣霜雪変爲陽春枯旱変爲時雨既亡而復存既絶
而復續此實古昔以来所罕有者也漢水三田之渡皇帝住
驆之所也壇場在焉我　寡君爰命水部就壇所增而高之
又伐石而碑之垂諸永久以彰夫皇帝之功德直與造化而
同流也豈特我小邦之永頼抑亦仁聲武誼無遠而不服者
未始不基乎玆雖摹天地之大畫日月之明不足以彷佛其
萬一謹載大略銘曰天降霜露載肅載育惟帝則之并布威
德皇帝東征十萬其師殷々轟々如虎如貔西蕃窮髮暨夫
北落執殳前驅厥灵赫々皇帝孔仁誕降恩言十行昭回既

嚴且温始迷不知自貽伊戚帝有明命如寐之覺我后祗惧相率而歸匪惟怛威惟德之懷皇帝嘉之澤洽禮優載色載笑爰束弓戈何以錫之駿馬輕裘都人士女乃歌乃謳我后言旋皇帝之賜皇帝班師活 哀我蕩析勸戒穡事金甌依舊翠壇經新枯骨再肉寒荄復春有石嵬嵬大江之頭萬載三韓皇帝之休大提學李景奭製叅知吳竣書叅判呂爾徵篆清蒙字並書李相後入耆社賜几杖寫真作障屯菴作序有壽而康也宜哉之語蓋用朱子譏孫覿事也李相初不覺掛壁後知之裂去○初張谿谷維以朝命撰出有乾清坤夷語虜以爲以清譏其夷不用後谿谷集清陰序之曰昭

明太子有言陶徵士白玉徵瑕乃在閑情一賦云〻盖以撲
碑爲未盡也張判書善徵請改不許○先是己巳日本遣僧
玄方及對馬島倭平智廣来玄方曰關伯聞山戎来犯朝鮮
交隣之義不可不赴援又曰請於　天朝駐兵朝鮮與　天
朝将合力進討　天朝必許通貢云〻禮官答以胡兵今已
擊却之至於平遼欲貢壬辰秀吉逆天皇帝征討今關伯雖
改秀吉之所爲豈以此聞于　天朝乎玄方歸以不從所願
中路設宴却不受後至戊寅日本使到釜山請上京面陳不
許求見来書終不出見而去時有流言倭送五馬四鷺圖云
朝野未解其意戊寅清人曰朴簹之田催徵五千兵馬發兩

西五千到鴨綠或逃散或投江或自決柳琳獨與二千兵留
湾啓曰軍皆潰臣亦欲死于吾土云龍胡出来督琳卒兵去
朝廷又以兵使李時英抄兵充數追送是年十月汗發三十
萬犯順錦州衛守将祖大壽迎擊火攻賊兵燒盡汗奔還壮
是 中朝第一捷也我星州人李士龍隷兵籍是行也州設
酒送之士龍不食曰以我等助虜攻 天朝我志有定矣既
至錦州與天将祖大壽對陣士龍初放砲不丸虜覺之推出
擬刃士龍不為動虜釋之曰後勿如是士龍又虚放虜怒甚
猶不殺自為納丸而申飭之士龍乃倒放殺一虜々遂亂斫
徇之祖将諜知之揭大旗書曰朝鮮義士李士龍虜亦義之

許婦屍葬于星州妻全節不嫁朝廷官其子善萬户○燕行路有祖大壽牌樓極宏麗祖即承訓之孫而兵敗降虜者申汾崖赴燕時題其柱曰征虜弟宅半頹零門巷蕭條草樹平芊是男兒終有死李陵何事誤家聲

○清差出來殺義州府尹黃一皓

黃一皓字翼就秋浦子官府尹贈贊成謚忠烈○丁丑義州品官崔孝逸賣田宅貸舟入中朝爲把摠清人聞而疑之使細作漢人潛送於孝逸族屬佯若自中朝來密傳消息使受書來族屬信之書給諺札且言本府尹黃一皓亦歎孝逸之所爲曲護親黨云云於是清差二

人出來入闕與 上附耳語仍納崔族諺札使本國擬律領相李聖求左相申景禛以處斬擬律兩差及鄭命壽坐南別宮門外使百官序立崔族張厚信等及黃一皓一時斬之人莫不流涕公爲人慷慨擔當大事時相猜殺之臨刑舉止從容略無怖色●尤菴集曰崔孝逸義州武人也丁丑後慨然自廢閉戶不出一日全家浮海歸正于 皇帝虜知之使間者詐爲孝逸書寄其甥在義州者其甥答曰叔若曰黃府尹密通本國則可以復通 天朝虜獲是書發差喝嚇公遂被禍

○鄭雷卿在瀋爲清人所殺

鄭雷卿以弼善陪　世子留瀋時鄭命壽以殷山官奴深河之役降虜為通事怙勢徵責殆不可堪雷卿與書吏姜孝元謀逐命壽為龍胡所覺磔兩人于境上　世子救之不得執手而泣曰南漢出城之日卿等皆憚北行公獨挺身從余共苦三年遽至於斯無以為心公望闕四拜又為老母再拜從容就死不變神色年三十六雷卿臨死以血書帛戒其子勿讀書勿赴舉付鄭相致和歸遺其子維岳破戒登生員魁　孝廟招見賜銀廿兩曰爾父之死予尚忍忘之耶令舉顏曰爾形似父仍涕淚交流維岳略無戚容　上曰汝有所懷耶維岳只

爲兩賢從祀之言不言復登事 上薄其爲人維岳後登第謁鄭相拒不見曰甬父之言吾至今不忘維岳愧走後胡人購良馬維岳有駿蹄貪其價出賣又附南人做達官有人榜其門曰回龍顧祖納馬忘父蓋其曾祖順明也權愈嘗戲曰西人欲以千金購殺令公閔宗道曰令公勿憂彼雖購以千金吾輩豈肯出賣維岳笑而甘心維岳孫思孝戊申逆誅

●虜移文責我國之賣南草時清人嗜南草我國使行私商無數曰此失火清人多燒死汗大怒一切禁斷犯則斬之移文我國責之時清人冒禁買之我人亦冒死潛賣南草一握

百金以此我國銀貨至賤厥後商人等以生種遺彼曰為天
下通用物銀貨不来矣蓋南灵草始於南夷盛於日本先海
戊午年間初来我國謂新藥人不知用張維最先嗜比於茶
檳榔其舅金尚容詰責於榻前其後人皆通嗜能降食且解
魚肉油膩之氣胡汗男女无偏嗜壬戌李顯英赴京時暹羅
使人以僃禮單葉大於盤時人傳覧以為玩物而不食之倭
人謂痰破塊出自南洋國云浙江人朱佐言中國稱為烟酒
或稱烟茶百年前閩中有之今遍天下云○時内賊多起設
三南討捕使以鎮之僃局有司堂上自 宣廟朝僃三望受
点矣自今草記啓下御將自前兵曹單望啓下自今僃局僃望

○時朝廷用相臣崔鳴吉議將丁丑事狀具由移咨陳都督洪範冀聞 天朝而慮未得達令平兵林慶業求得僧獨步抵洪都督承疇凡三次往來始得回咨曰貴國苦情天人共鑑轉達 天聰惻念方勤豈復督過安心協力以效桑榆云云○臺諫柳碩朴啓榮李烓等啓南漢出城之際金尚憲托病偃卧終不出見挈家踰嶺擇便偃卧 春宮異域之行戒在賓客初無顧從終不拜送請遠竄鄭蘊自潔其名不念分義請罷職 上旣不快於金鄭至是頗入臺言吏判李景奭筵白金鄭所執乃堂堂正論何可罪之南坡錄曰尚憲時丁千古所無之變獨辦千古所無之節小人雖不可以人理責

之抑亦何心肆然斥正若是無憚於岌〻危亡之日耶朴啓
榮子信圭判書

庚辰冬胡龍骨大等得聞柳碩等所啓未詳金公尚憲之名求索斥和臣都承旨申得淵書金公名示龍胡又以前正郞曺漢英幼學蔡以恒並書其名入送清執三人拘囚瀋陽得淵亦拘囚初得淵見鄭命壽乞哀命壽曰若言斥和人可得生矣得淵書給三人名云

辛巳春金尚憲曺漢英蔡以恒申得淵四人自北館押致于衙門所謂質可王者坐衙龍胡及刑部官齊會請 世子坐于西壁使刑官出門外先問金公曰 國王下城之日不爲

随来何也答曰病重不得陪行耳又問曰病差則當来王京
直爲下鄉何也答曰七十致仕不敢從官耳又問曰不受官
爵還送官教何也答曰　國王已知老病別無除戎事還送
官教之言出於何處又問曰舟師徵發之時横議陳疏何也
答曰雖有所言　國王不爲採用爾國之事以吾言有不得
成耶辭氣凛然少無屈挫鄭命壽亦敬服傳語刑部官改爾
國爲此處冀不激怒次問得淵曰夫馬之啓辭止之何也答
曰龍將在灣我國欲以價銀入送吾以爲上國既有徵發之
令徑先送價事極未安略陳所見豈有横議乎次問漢英曰
爾以何事陳疏乎答曰頻接大臣講論治道上疏如斯而已

丁丑赴舉登茅遣舟師時身為兵郎與調軍兵其無他意可
知矣次問以恒曰爾則以何事陳疏乎答曰只以均賦之意
陳疏矣更問得淵曰曺蔡所言如此爾初言何相左耶申曰
龍將嚴問之際只以傳聞告之疏辭未的知耳命壽瞋目叱
曰灣上言於我者如是爾何敢乃爾刑部官一〻入告質可
王則並令押入內庭問答與門外無異質可王與諸人相謂
曰金也果是望哥望哥嘖嘆不已望哥者清語極難之稱也
旋即出置門外使刑部官謂曰丙子前横議尚不知悔厥罪
當死申得淵則夫馬調送陳啓作梗以致不及期曺漢英則
疏請頻接臣僚必是謀為不善之事蔡以恒徭役之說必指

歲幣軍粮舟師而言也四人之罪一様當死得淵漢英歸許
曰吾有立證可知其寃得淵又懇命壽曰顧令公活我金公
顧謂諸人曰即刻當死之人雖哀乞得生乎顔色不變挙止
自若清人亦嘖〻稱以金判書不敢名爲刑部官押四人還
送北館牢鎖數日後龍胡以汗命来告 世子曰今番十二
件事本國既皆自服四人亦即押送故皇帝特貰既往之罪
四人等從當處置朴潢亦有可問事從速入送可也仍屛左
右密言盖満千精砲五百火兵自備粮三月二十日到此点
視事也三月同知朴潢入送北館拘留八月叅賛李景奭以
守貳師入瀋陽十二月清陰疾重始許醫官入見龍胡卒命

壽往北館招見得渊漢英以恒皆有病色龍胡問漢等曰南
漢不從王下城金判書外又有三人云誰也答曰未之知也
龍胡歸告汗曰金尚憲病劇他人皆有病云云時景奭以百
計善圖必令生還之意密陳於　春宮春宮使舌官等密密
往復於胡將間以珍貨遺之一日虜主招　世子使龍胡傳
言北館五人罪當死特用寬恕令貳師領送於義拘置待後處
置○是年光海卒於濟州
壬午李烓伏誅烓為宣川府使時潜商漢船事發清執囚將
殺之烓為偷生計訐訴本國陰事以為崔鳴吉林慶業遣僧
通信南朝李敬輿不用崇德年號申翊聖李明漢為南朝守

節云〻清差来勘翊聖兄弟及三四名大夫與鳴吉並鎖瀋
舘　世子明其見誣事遂已贖金乃許帰及娃還國誅之時
林慶業被執路逌入　中朝未幾陷清陣誘降不屈以為義
士檻送本國金自点以委官挾私憾殺之
林慶業字英伯平澤人判書慦之後居忠州好弓馬尚
氣節丁丑為湾尹賊使孔耿両将與我國合攻椴島我
國以柳琳為上将慶業為副襲島漢人呼曰　天朝與
朝鮮有何誓予陷島之謀多出於慶業慶業以功受清
人爵云戊寅為平兵時相臣崔鳴吉使慶業募僧獨歩
裝送涉海達于南京　帝嘉其誠賜名龍忠得回咨而

還後為賊臣李娃所許虜脅我朝執送將軍被執北去
壬午十一月辭朝行到金郊驛自度我勝不屈身殆鼎
鑊與其虛死曷若奔赴 上國除讐雪耻回我鶴駕即
變髡服周行江原道潛入麻浦見素善商人李武金具
告所抱欲與偕行武金曰何以圖之曰若得一隻船十
石粮五六篙師則可濟矣遂浮海向南京至登州依本
鎮主將黃宗藝未幾為裨將馬登所誤陷清陣中執送
北京誘降不屈以為義士檻送本國金自点以委官挾
私憾殺之臨死大言曰天下未定不可殺我矣國人無
不義而哀之

時西伯閔聖徽亦被執就卞北庭辭筆直切清人還之○思菴集曰丙子後 上密議直陳事勢泛海遣之內則崔完城主之外則西伯鄭公太和主之遴海民善舵者送之約曰若爲清人所獲則應之曰遇風某地所載者某邑某品也又作狀達瀋曰我人載某邑米若漂到還之一船果被獲船人所對無差遂免我書既入中朝 天子褒賞登萊軍門遣差報謝船迫宣川公書令府使李烓厚給粮送之壬午清人執烓偕我 世子出來鳳城行查鄭公自嶺營急赴召六日至鳳城清將出公抵烓書詰之曰誰書曰吾也曰不捕送大朝潛相賫何也曰吾於漢人豈忍捕殺船無粮則不退不退則將

為大國所覺故與之粮急送之此吾罪也清將義其言事得
釋

鄭太和字囿春號陽坡謚翼憲昌衍孫○嘗為湖西伯
曉如廁知印與其所眄妓淫於寢房裨將急告之公大
笑曰此豈告我者乎我實淫其所狎渠豈敢奸我所眄
乎竟不問

拘瀋諸人

金尚憲字叔度號清陰自稱石室仙源弟　宣廟科官
左相謚文正○公與柳希奮為姨從柳誅公持巾帶往
屍所成服人謂不可公曰柳非係逆不過乘勢貪權生

雖絶迹死無可絶之義◯因繼錄曰某宰與清陰同入
試院某宰曰吾家婦女得受賂之謗而吾實不見公曰
設或受之公安得知之公於婦女之言能一切不從乎
曰間或從之公曰此所以賂行也安得無謗公若一無
所施則雖橽而使納賂必無遺者某宰大悟一如其言
其婦人輩常罵金公曰老漢自爲清白足矣何令人效
之使我喫苦如此◯南溪記聞曰清陰嚴親同知公素
有豪氣又善諧謔清陰必正色規箴同知公每聞清陰
自外來雖當諧謔歡洽之際必揮手止之曰吾家御史
至矣◯壬申以都憲追咎 元宗廟號劾延平丙子下

城自縊為李白江所救使不得自決己卯疏曰近日朝
廷從北使發兵助瀋伐 大明臥薪嘗胆今已三年雪
耻復讐指日可期豈意愈往愈甚縱不顧天下後世之
議將何以見 先王於地下乎庚辰曰柳碩所啓清索
斥和臣斜陽以我國本無斜陽名對之申得淵以公名
書示遂被執北行 上遣中官賜貂裘既至龍胡所公
改着布衣冠携杖扶人而入不為揖狂歌而臥辭氣凜
然少不屈虜使擡出公又扶人而出虜曰如此無病人
何為負人而出乎得淵亦負行如公之為虜人稱以犬
子以杖打之翌日令我國宰臣會龍胡館仍招公入宰

臣問當坐處虜曰從戎次公不爲坐十二月始許出送
拘囚于義州　世子遣中使賜酒公起拜作詩曰經歲
遼河故國思一心猶幸近靑闈明朝獨渡遼河去回首
靑闈淚滿衣欲來拜　世子虜不許　世子出臨門望
見使宮官給藥癸未虜以李烓告事復以公入瀋與崔
完城同幽北館夏解送質館從　世子使之拜謝公終
偃卧不屈甲申還○公與林監司慉友善林先卒　孝廟
辛卯林之子墰儐北使在西公與書曰夢與先公會山
中台亦在座各吟詩吾詩云林香正好佳期在先公詩
云歸去秋山待故人餘不記云〻未幾公訃至一旬林

卒於肅川

申翊聖字君奭號樂全又號東淮象村之子年十二尚貞淑翁主封東陽尉謚文敬○元宗追崇議公曰可為而為孝也不可為而為非孝也 上切責之丙子扈從請堅守曰自古和議乖事丁丑清索 世子為質公劄云國本決不可許送請焚其書入對言 天朝不可絶椵島不可攻辭氣激烈涕淚被面 上憮然首領而已時守正諸人尹煌等將竄公請與同罪不報辛巳因賊娃揘許與清陰北去被拘公夷然少無變彼亦不敢有加 世子明其誣事遂已甲申疾劇與子弟書劄進皇

極經世東史補篇 上命刊行○公以文章節義所與遊皆一時名勝人比晉之王子敬書法少楷駸〻二王兼工八分篆籀一世金石之刻以不得公筆爲愧國家冊寶神版公之跡十七八可見其才之美也親癠斫脂吮疽立異於廢母議其賢爲禁臠之第一也○公嘗於路上見一女姿色絕人其名玉卒畜寵愛後畜原州妓妬恚縊死公傷悼不已未幾寢疾子弟侍寢日久疲困假睡之間見玉與公同臥歡昵如平日仍麾傍人顯有厭色子弟不得已或開戶而出未久公卒○公善推數知洪沂川必貴取爲婿洪落拓寄食於公家四十年不

成名公子晃驕妄視洪如土苴公默推命知晃必死於洪手常從容言洪公乞晃之命洪公辭謝不敢當公再三懇之終不許公長嘆而已

閔聖徽字士尚號用拙堂櫟菴有享子光海己酉科官判書 仁祖乙酉赴京卒于玉河館贈議政謚肅敏◎甲子适變公爲西伯前兵判權縉在謫有叵測形公先斬後啓賊平公以矯殺見罷庚午副元帥鄭忠信欲捐清北爲退守計公疏疆土不忍棄請修義州城又築白馬釼山慈母山城先是我國人鄭命壽被虜入北龍胡往來與偕傳語有回譎公以西伯叱之曰必斬汝頭命

壽大怒欲自刎公以朝命入椵島見劉興治興治請粮
千斛發使啓聞拘執不送公曰朝廷必出代我者請於
新方伯可也劉知不可屈送之壬申金人潛師入陣劒
山城公單騎入陣見其將曰爾何来曰欲借船屠椵島
公曰爾國兄弟也　天朝父子也輕重何如賊知不可
強退去丁丑講和後蒙兵三萬由北路歸巢穴沿路縱
掠公入其陣責負約蒙將戒敕其衆一道頼得全庚辰
與清陰被執北去沈卞辭氣正直清人還之乙酉命壽
以敕使出来公爲遠接使小譯馳馬公即路上杖殺之
命壽大怒曰前日欲斬我頭今又殺我從人我將入告

皇帝及回到安州謂人曰我國剛猛惟此一人盖憚之
也○子九拙齋晋亮爲牧使亦叱命壽
朴潢號儒翁東說子大憲拘瀋還尤誌
曺漢英字守而號晦谷雪汀文秀子叅判拘瀋還●孫
夏望
李敬輿字直夫號白江東皐綏祿子領相謚文貞珍島
興德院○子敏叙敏迪敏章敏求●辛巳爲賊烓所搆
入瀋與清陰同拘一舘後得還○乙酉建儲時忤旨丙
戌姜嬪獄時又忤旨島棘○甲申夏以右相奉使入瀋
虜主以爲敬輿前有罪雖赦不待許用進戢爲相拘囚

絶水火數日令副使洪茂續還報使事乙酉始還○宣
廟戊子間柳克新等倡虁〻曲佯狂作戲甪瞻葦及鄭
同知孝誠亦入其中及光海朝白江爲湖西伯鄭孝誠
爲公州判官白江與鄭之子玄谷百昌友善故呼鄭爲
丈一日白江曰尊丈前入虁〻曲時最善巫覡〻入之
狀幸爲一觀鄭曰是不難也下人所見處豈可爲乎白
江命辟左右鄭遂同入寢室牢閉窓户乃揮身搖扇爲
巫女降神之狀作白江先君李公綏祿言語動止抵掌
談論其夫婦私昵生出白江之狀奇怪醜事無所不至
白江欲出而旣閉户又被執大困一塲一日鄭入現曰

有稟議事請屏人附耳語曰汝吾子也因起去其後白江招老守令與鄭相親者數人閑談問曰鄭丈近有病乎曰無之白江曰必有病矣顧諸公不知耳曰何病白江曰向者稱有密事請屏人忽然向我呼爺雖欲諂於上官豈不悖哉以是知其病也諸人大笑嘲罵鄭雖自稱呼子皆不信鄭大困

講和諸臣

崔鳴吉字子謙號遲川公嘗與延陽谿谷同謁於白沙卜者金順命適至白沙問三人命數順命笑曰必以古人已顯四柱瞞之耳安有三政丞同坐一席乎象村精

於數學欲取公為婿歎曰此人當極貴奈十年痼疾子
宮不好何後果然癸亥靖社策勳一等丙寅 啓運宮
喪愚伏以服緦陳劄公以為然及聞新豊言公與愚伏
悟而改之因此便執三年通喪之論駸駸流入追崇祔
廟之議為群議所非丁卯虜入平山人情危惶作和者
外為大言内實幸和之成畏浮議莫肯言獨公首發以
是被彈丙子公與洪瑞鳳李弘冑尹暉金藎國往來虜
陣講和○黄江問答曰崔鳴吉丙子事不足為渠大罪
追崇 元宗事譏謗清陰事可悪也然救永安尉一事
可贖圖追崇之罪遣獨步一事可贖毁清陰之罪矣追

崇事沙溪一隊皆以為不可崔乃於遣使上國時咨禀
禮部受諾後乃咨啓禀上國決定則異議者莫如何矣
上大喜從之遣獨步於 天朝奏丙子不得已之事而
為虜所覺乃責我使執送遣獨步之臣不得已執送林
將軍林將軍亡命事將叵測崔乃曰送獨步林是與臣
尸其事遂自請行蓋是行也死生所關其時清陰與崔
同因一室只隔一壁崔初以清陰疑有釣名之心及同
囚見其確乎不拔乃信其義服其心清陰亦初以為崔
與秦檜無異矣及其虜中以死自守亦知其本心非為
虜乃唱和詩語清陰詩終修兩世好頓釋百年疑崔詩

君心匪石終難轉吾道如環信所隨此觧憾事也崑崙
集曰遲川在燕獄與清陰白江頻會清陰詩曰成敗関
天運須看義與歸雖然反夙暮未可倒裳衣權或賢猶
誤經應衆莫違寄言明理士造次愼衡機遲川詩曰靜
處觀群動真成爛熳歸湯氷俱是水裘褐莫非衣事或
隨時別心寧與道違君能悟斯理語默各天機白江詩
曰二老經權各爲公擎天大節濟時功如今爛熳同歸
地俱是南冠白首翁遲川常語子弟曰以斥和攻我非
私惡於我也乃天下公義理朝廷大是非不當與爲讐
以故如申公恂即丙子發啓人而完陵兄弟與申執義

命主交往不啓◎右菴嘗謂今日每罪鳴吉和事不敢
非後人不斥和鳴吉之主和出於危迫猶可恕其後名
流當宴安之時無一人敢生斥和之計只為甘心屈膝
又何以服鳴吉之心耶◎崔鳴吉子後亮言渠與父在
外堂忽有魁傑一僧入来其父與僧獨入密室渠潛窺
聽其僧瞋目視其父曰大監與彼虜終乃相親乎此僧
即獨步方受林將軍牒文来與其父議往 中朝也◎
初崔相欲奏聞 天朝而無可往者會有僧名獨步舊
居香山入椵島轉入 中朝留洪承疇軍中戊寅承疇
遣獨步調東事為巡江卒所獲西帥林慶業送至京師

崔相與語可堪大事具奏文遣送及爲賊娃所許清人
索執大臣崔相曰初圖名義於天下臨死豈可誘於人
以免乎既至瀋因繫後與　世子同還愼齋曰今以崔
相爲秦檜此則大不然檜則爲金盡忠之人崔豈爲是
哉只曰國亡臣死爲義以此爲罪渠當無辭若曰不和
而虜可敵則實可笑說也其後不忘　皇明以伸拱北
之義亦可以贖前愆也◎昆侖集曰遲川之送獨步也
鄭陽坡爲西伯主其事獨步久不還公以一律寄鄭公
探消息托以懷仙詞曰重海微茫落照間眼穿何處覓
蓬山張騫槎路仍多阻徐市樓船久不還易被秋風歎

白髮難從仙竈借紅顏年來無限傷心事窮巷蒼苔獨
掩関
金藎國號後瘳齋判書○為戶判有進銀　中朝事親
自監封有計負一人潛取一封藏之人無知者金獨覺
之佯不知卽罷坐置銀於一房使其計負守之待明開
坐其計負自念銀不準數則咎將歸渠不得已以其所
竊還置之翌日封無欠後十餘日以微事汰其人
李聖求字子異號汾沙兵判希倫孫吏判晬光子領相
諡貞肅○廢議時持正不撓反正起為司諫墓碑曰丙
子為兵判虜稱帝朝議以為當絶公曰我力弱先絶非

計也虜既約誓而帰公爲右相從　世子行公一子在
虜中責金迫遣既還詆公者爲廢事贖子公罷相辛巳
復入相北使至言黃一皓陰厚内附罪當死公極言辨
之使者怒一皓終見殺壬午有李烓事將族其家公上
議曰此言出於傳聞必得其狀然後處之可也群議以
爲護逆罷與公居西湖築小屋曰晩休癸未叙爲領樞
卒年六十一生五男尚揆同揆堂揆碩揆台揆婿李一
相韓五相夫人權氏與長子尚揆及其妻具氏皆死節
旌閭同揆子玄紀堂揆子玄錫碩揆婿李聃命同揆婿
李沃○弟敏求號東洲吏叅以江都事廢

李景稷號石門白軒兄官户判曾孫真倫真儒

洪瑞鳳字輝世號鶴谷栗村天民子石壁春卿孫黃獨石婿領相典文益城府院君謚文靖○公母夫人柳氏於于堂之姊也晚年過豆毛浦讀書堂登覽守直老嫗示傳来玉杯曰非湖堂先生不得飲夫人曰吾雖婦人尊舅為湖堂夫為湖堂子為湖堂夫之弟（聖民）吾之侄（柳潚）皆為湖堂獨不飲此盃乎一時傳為美談公早孤柳夫人親自教授勸課甚嚴小怠則撻之流血裹其笞於錦褓藏之曰家之興替兒之勤怠係於此顧不重歟其受誦也必隔帳而聽之曰或善誦我必有喜色渠見之易

生驕怠之心故爲障蔽云○公幼時與諸兒遊同里洪
相暹家爭折蓮花洪公怒欲笞之諸兒散走公獨不動
洪公奇之招問曰汝若作詩吾不笞公曰可矣洪公呼
秋字公應聲曰相公池閣冷如秋又呼遊字又應曰童
子携朋月下遊洪公大驚欲試難韻呼牛字即應曰昇
平大業知何事但問蓮花不問牛洪公延之坐曰是兒
必坐吾席矣

李弘胄字伯胤號梨川宗姓領相都元帥謚忠貞○公
器量宏大清介絕俗筆力超倫

丙子後不仕人

李起浡字沛肰牧隱後丁丑以獻納歸鄉不起號西帰
子贈承旨享西山祠兄興浡字油肰號雲庵以司諫亦
帰

柳興龍號塾翁希岭孫丙子下城痛哭入山贈監察旡
表

金是榅字以承號陶淵又瓢隱薦授叅奉不出人稱崇
禎處士居安東四十年而卒八男七女子孫百餘人

韓如海號悔軒丙子節士

申曼字曼倩號舟村象村從孫趙滄江婿丁丑後廢擧
放浪撫釼讀兵世稱異人

壬午日本為其祖求福建社堂於日光山家康廟傍遣差倭
願得宸翰及詩為扁額誇耀國中　上不欲孤其望命
義昌君珖寫額曰日光淨界李明漢作序李植作銘吳竣書
之金瑬崔鳴吉洪瑞鳳申翊聖李聖求金藎國等作詩以賜
之
癸未通信使尹順之趙絅等回自日本刷還壬辰被擄男女
十三人

甲申春二月清入寇中國礿山海關守將吳三桂引清兵遂
流賊李自成清遂入陷 皇京 皇帝登煤山壽皇亭自縊
崩謚毅宗烈皇帝清謚懷宗端皇帝奉神主于帝王廟
福王即位于南京年號弘光乙酉出奔被執遇害謚赧皇帝
唐王聿鍵即位于福州號隆武丙戌出奔又遇害云又一說
神宗孫桂王由榔即位號永曆未幾諸臣擁立隆武弟聿鐭
監國號紹武庚寅 永曆皇帝為北軍所逼奔南寧○金孝
誠聞 皇明亡與宰相書曰宜有縞素之舉以寓思漢之心
雖無北極朝廷必有南渡君臣事雖不行聞者韙之○台溪
河濬文集曰丁亥七月初七日唐船一隻漂到栗浦問中國

消息答曰北京陷後福王監國南京年號弘光去丙戌五月
南京失守閣老馬士英死之武將鄭芝龍弟芝鳳立　隆武
帝遷都福建隆武封唐王者也李自成退走陝西而死中國
凡十三省九省為清所有隆武所統只浙江福建廣東廣西
而已勝等福建泉州人今六月往日本飄風到此倘蒙恩準
還家云〻詩曰去國千〻里因成異域人更深誰共語唯與
病禽親病禽即孔雀一雙也其船主徐勝云◯孝廟嘗曰
崇禎皇帝事聞華人外無敢獵之娛內無苑囿之樂凡亡國
事無一有之終至於亡蓋由明察二字不能盡其道也同春
年譜曰先生問　上曰聞皇朝駕輅象清人欲駕輅則不受

駕逆去云信否　上曰此則未聞在北京時見胡人追擊流
賊奪来駕輅象而多中箭者對曰祿山宴凝碧池象不拜舞
亦有此理　上曰流賊欲上皇極殿頭忽痛暈不得上敗走
時盡燒宮室只餘武英殿矣　崇禎崩時只有梁姓宦官死
節朝臣則無一死豈不可愧對曰得見南龍翼所取倭中冊
則流賊殯殮皇帝有一二臣從死云矣　上曰曾聞殮殯九
王為之然流賊以四月陷北京胡人之入在於九月似是九
王之改葬也其時胡人於午門内執来自称太子者形容衣
服慘不忍見使　皇朝内官審視而不能分明詰以闕内語
音及殿閣扁額皆知之胡人將信將疑未知其後處之如何

有德王者親王也城陷時被執又有泰慶王者未知屬籍遠
近而流賊常置軍中胡人得之即以中原戎服衣之待之頗
善不久加胡巾於網巾上衣以胡服終遇害云南京以南有
一朱氏起兵之初先逐宮女漢人名為酒色児旋為胡所滅
其後福建廣東皆朱氏福建弱廣東強福建海島中有鄭芝
龍者自 崇禎時為海賊胡人招之即降其子猶在島擁兵
不降至發孟義之言胡亦無奈何只羈縻於福建朱氏廣東
有張揔兵者兵力頗盛云對曰聞有 隆武皇帝此則起於
何處 上曰隆武是廣東永曆是福建也有馮銓者不容於
崇禎時退去涿州降胡為宰相高起潜以寧遠衛太監崇禎

政亂避於南方陳弘範摠登萊水兵今皆歸永曆云矣 太
祖皇帝立法宦官稱奴而不称臣所以防患而北京破後內
帑之物雖如扇子之微亦刻進獻者名曰奴某盖徵功也對
曰世言 神宗皇帝動天下兵以救我國中國之疲弊由於
此 上曰此亦然矣厥後南征北伐遂至於虛耗 神宗固
是英主晩年荒於酒色群臣不得見其面內侍因此專權天
啓以後尤無可爲魏忠賢附於客氏得擅朝廷客氏者天啓
乳母也 太宗時設東西廠探外閒事輒施刑戮又有緹騎
朝臣不如意者輒爲肉醬如此而能爲國乎尤庵集曰大明
之亡死義之多前古無比而是時未及聞知故遽說如此○

顯宗壬寅忠監狀啓　永曆皇帝破亡被青衣之辱云○踈
条襍著曰明末小說之盛行亦一世變世傳作三國演義者
病瘖而死其誣諸葛以帷神者亦足受此罪矣至於水滸則
形容群盜猖獗之狀明末流賊悉效此而標立名稱闖天王
之類即梁山泊玉麒麟毛紋龍之遺法近聞清人禁小說云
必有所懲而然矣○順治入帝中國聞見録曰崇禎癸未年
間清王汗殂於瀋陽太子幼弱諸王中八王九王等擁强兵
人心恟惧未有底定軍卒之扈衛宮城者皆嚍掌握釼曰先
皇聖人也大統不歸於吾君之子則吾將爲先皇死之萬口
一談太子遂立此固清汗能結衆心之致國俗之淳質亦可

觀矣　孝廟在質舘親覩其事還後每語於諸公子云太子即順治帝也○三月王世子與鳳林大君及質臣等皆還自燕京時淸主已入燕京大赦天下　世子大君及質拘宰臣皆遣還初　世子在瀋時淸人將西犯脅與從軍到錦州衛世子所處當其衝欲移避則虜輒禁之趙啓遠在瀋時具革俗數百而行以布盛沙積於前以革盛水灌其上冱寒成氷以防矢石衆皆服及趙還　世子曰輔德則歸矣有何策令予歸啓遠涕泣語鄭命壽曰汝國留我　世子不許故事有不可知者　世子遠在他國跋扈人從中起當此時我　世子不過瀋中一布衣留之何益命壽默然未久果許故云

趙啓遠字子長號藥泉龍湖存性子申象村壻李白沙
門人刑判謚忠貞○五子登科掌令晋錫監司龜錫左
相師錫吏議嘉錫庶子厚錫武科○尤菴集曰趙判書
常話平生事曰亡子晋錫常以臺欲進危言嘗試余〻
叱嗟曰汝不知我〻既不能直道事君又使汝顧利害
乎渠遂言而斥遣季子嘉錫有過欲杖之而爲其王臣
也欲如萬石君不食而老者忍飢爲難適自 上用軍
律決棍天道神明仍拍掌大笑○行狀曰公宰水原府
之蜜果名國中 上不豫時使中官求之公曰私献非
人臣事君禮非 朝命不可 上聞之笑曰雖曰君臣

獨無戚聯情乎
○牛山安邦後疏曰 殿下反正後變亂相繼而 殿下日
事荒淫國安得不亡乎 殿下即位數十年惟廢母一事外
其餘蹈襲光海之所為不思甚矣燕山失之 中廟得之光
海失之 殿下得之 殿下失之復有如 殿下者得之均
是我 先王之後得失固不足論也萬一為他人之有數百
年 宗社殄享十餘代子孫滅絶則 殿下求為光海不可
得也至於朝臣則各相為黨如魑魅魍魎恍惚難狀 殿下
之荒淫朝臣之患失可謂明良相遇乎臣死之日抉臣之目
懸之闕門不出數十年禾黍秀於殿墟麋鹿遊於姑蘇云云

安邦俊號牛山趙憲門人也其為師著抗義新編 孝
宗朝命除工曹參議時年八十猶力學不倦
○沈器遠謀逆伏誅器遠達源孫覲從侄也白徒參靖社位至
台閣不學無識性本狠險與數三不逞謀不軌其子碩慶諫
不得發碩慶以書狀赴燕器遠以原任兼守禦使先置腹心
壯士於扈衛中乃與廣尹權億謀將作亂先一日其幕下黃
瀷李元老等因訓將具仁垕上變告仁垕以事急未及啓吹
角勒兵譏捕賊黨器遠卒死士欲逞鋒仁垕亟揮手收縛十
餘人器遠就鞫叛形已具挾懷恩君為亂懷恩賜死權億等
諸賊伏法錄寧社功臣具仁垕等四人後黃瀷坐贓削錄○

東平聞見録曰器遠伏法後其軍校皆屬具綾川仁垕幕下具公以某甲曾爲器遠親切不許隨衆偕謁一日武官閔墡立庭曰請縛送某甲于鞫廳車裂以徇具驚問之墡曰逆則當誅非逆則平人也老爺如見其叛狀當殺之不肰則豈可以逆待之具公立召某甲待之如他校因繼録曰有武人罪謫蒙赦仍居一宰臣問曰何不還京曰吾少時膂力善弓馬器遠遇之特厚日賜食月賜衣吾以微賤受知貴人常欲爲一死吾方以習讀從仕有不良僚以非罪搆我罪將不測器遠圖輕其罪而配之是癸未冬也翌年器遠叛吾始覺其厚我欲用於犯闕時也當其時雖欲不從不可得也以謫故免此吾福

地將世居之僚貟當日之搆反為福人間萬事當順受不可
經營於禍福之間也又曰有老璫以掖庭流傳言語人曰
中廟元勲朴元宗柳順汀權位隆重 聖心不平待之優厚
以悅其心使掖隷賚與珍玩以察感戴深淺朴柳釋權得畢
命牖下 仁祖特遇數三功臣盖用 中廟故事而功臣不
能如柳朴之覺悟不得令終可為後戒云〻○菊堂俳語曰
韓世良精於天文望氣之術嘗言丁地有殺氣早晩必驗云
未幾有兕遠之変兕遠家雙里門洞即昌慶宮之丁地乙酉
三月火星入輿鬼星又言國必有重喪俄有 昭顯喪乙酉
四月 王世子薨謚昭顯○東平聞見録曰初 仁祖爲昭

顯世子擇嬪有處子容皃豐盈可知其有德而坐立無儀哂
笑無節賜之飯食則無論飯羹以手取啖宮人指以爲狂
上疑其病不之察也後有所歸甚有婦德　仁祖聞而咄嘆
曰我隨其術中其處子姓權云○王世子喪禮無文可考因
上教三日入棺勿設菆宮引　大明太子喪百官齊衰十三
日而除繼用大臣議改以朞及考實録更以烏帽烏帶七日
而除兩司啓請依前朞制吏判李景奭護軍李植亦疏請百
官白袍烏帽卒哭而除以應朞衰三月之意禮曹以服制式
啓　傳曰自上服制當除於小祥何以三十日服盡磨練耶
禮曹回啓實録所載三十日之除雖與古禮有異此乃　先

朝已定之典　傳曰依古禮爲之玉堂請定三十日除百官
從服朞年領相金瑬左相洪瑞鳳議　懿敬世子之喪其時
議禮大臣爲一代之制至　順懷世子之喪一依遵行判府
事李敬輿議復三代正禮洗千古陋習在　聖明斷然行之
依領左相議施行○九月　上命冊立鳳林大君爲　王世子
先是六月　命招時原任大臣六曹三司引見　上曰予病
愈重國本未定元孫幼弱不可待其長成卿等之意何如領
相金瑬曰朝野屬望在元孫此不易之常經　上曰國事艱
虞予意則兩大君中欲擇立耳左相洪瑞鳳曰聖意以　宗
社爲重有此異常之教臣不知所達領樞沈悅曰　上候雖

違豫元孫年十一歲莫重宗統不可輕議府院君金自点曰
自上必有遠慮唯自 聖斷判樞李敬輿曰元孫係望已久
一朝易之則反經失序人心波蕩矣工判李時白曰臣意守
經之外更無所達吏判李景奭曰常道之外豈有他哉贊成
李德泂判尹許徽禮判李植叅贊金壽賢金堉戶判鄭太和
皆曰唯在 聖上與大臣議爲之 上曰責在大臣定計可
也領相曰 聖意豈有愛憎於其間乎 上曰朕則領相意
與余同矣判樞曰今元孫已過就傅之年今 聖教不及其
賢否但曰幼少幼少者豈盡不可也 上曰鳳林大君封
世子領相曰禮官有擧行節次矣 上曰徐爲之判樞曰

殿下此舉若出於私寵或讒間則臣寧不以死爭之今 殿
下爲 宗社擇嗣臣不敢苦爭也 命下之日 世子再上
辭章 上手批答曰特用兄亡弟及之禮爾其勿讓遣領相
傳諭再疏答曰敬守道心後 上從容謂曰敬守道心此乃
上古相傳心法也人心惟危十六字修身治國不外於是
世子起而稽首受命○東平聞見錄曰 顯宗從容召見諸
公子 教曰 孝廟嘗教予曰予在鳳林邸與伯氏 昭顯
同質瀋陽 世子深居九重人不知有隱德予於奉令承教
適幸無罪臣民誤認有賢德而歸心於予予之凜凜何可言
予見諸臣中或有嫌疑自踈於予或有歇看 世子致款於

予冀徵後福者予雖不能斥其阿好嘿有淫渭及登大位每
其時持正者擬戢則輒嘉而落点以正持已者某〻媚悅納
交者某〻汝須知予用舍之意也 上只舉 孝廟之教如
此而終不暴揚其姓名因繼録曰有一武人因事往濡相
世子壽不永見 孝廟窮搗謳歌終歸事 世子全無敬義
而效欵於 孝廟靡不用極 孝廟察其二心深惡之其後
武人罹逆獄逆節不明而 孝廟斷以大辟臣僚莫測後
孝廟擧此事語 顯廟曰不敬於所當敬而致誠於不當致
誠之地其心足爲逆若不殺必爲害故殺之丙戌春正月
姜嬪獄起大憲李行遠執義金益熈大諫趙絅司諫金始蕃

等啓昨聞自內下內人於內需寺獄又聞醋毒之說不勝籍
ㄹ請亟付王獄依允禁府推鞫貞烈等五宮女不服而死二
月 傳曰內間之變極矣在鄉相恝視度日手領相金瑬右
相李景奭判樞崔鳴吉李敬輿吏判南以雄兵判具仁垕禮
判金堉工判李時白原平君元斗杓等啓臣等苟有所見此
何等大變含嘿不言乎伏地待罪答曰勿待罪 傳曰姜
嬪在瀋時潛圖易位紅錦翟衣預爲造作內殿之號公肰潛
稱推其心術理亟置毒皆非他人欲害君父不可容息令該
府考律稟處賓廳啓使恩義兩全答不允大憲洪茂績執義
金始蕃等啓 姜嬪降位號出置閭閻叔考律之命諫院沈

膺金徽姜鎬啓請大臣商確處置金始蕃任善伯一啓後即以停啓立異大憲避嫌姜嬪可廢不可殺也　殿下必欲殺姜嬪先殺臣乃可爲也副學兪伯曽又劄論之　上批曰姜多金帛善誘人洪茂績兪伯曽自前稍剛而猶且畏憚姜氏權重矣沈膺以下因辭疏遞李圭老呈辭張應一獨啓三月賜姜氏死憲府朴安悌南老星啓請還收不允李敬輿李景奭崔鳴吉又啓全恩　上嚴旨諸大臣胥命　上益怒謂大臣不待批而徑退是懟我也班首削黜引見金自点元斗杓縷〻　下教大憲李行遠正言南重晦傳啓使內官傳賜死傳旨禁府姜氏本家賜死　啓傳曰今日之事意在明倫杜

忠禮葬于姜家族山賜死後告廟須 教傳曰執義金始蕃
禮曹參議除授始蕃辭疏非以前啓之不當遽言停啓唯冀
盡善盡美之道出於上云云 上教曰其反覆奸巧其父難
免不教子之罪金蓋國先罷後推 傳曰擇定 世子入所
樂聞李敬輿對以人心波蕩實聽啓辭禮宜竢答李敬輿唱
卒出去大臣處事不當如是絶島遠竄又 教曰李敬輿忘
君負國不可遠竄而止圍籬安置 傳曰洪茂績至欲殺身
以護大惡沈會則為姜盡忠并絶島遠竄領敦李景奭疏請
與李敬輿同罰令此姜文星等就鞫既無告者又非辭連直
以其妹所為必無不知而鞫之此路一開安知誣獄不因此

繼起乎云云○初大憲趙絅疏極言姜氏事 傳曰適差後
至己丑四月護軍李應著疏末有曰褒姒亡周驪姬乱晋漢
戚唐明婦言是聽卒致幾亡衽席之間溺愛常多古之聖人
以此為戒 殿下方在靜攝中尤宜遠女色為務 上大怒
以為營救護姜之徒命北邊遠竄○金弘郁應旨疏言姜嬪
寃事杖死
黄江問答曰尤菴白姜嬪事 孝廟答曰 此我家事我固
詳知卿須信我尤菴不敢復言 初 仁祖罪姜嬪時未
得罪名趙絅為伸救疏有曰人臣無將有將則誅雖然
曖昧云云 仁祖遂取有將二字為姜嬪罪目尤菴以

以嘗非網云○肅廟戊戌姜嬪復位收議大臣金昌集議姜獄之冤國論未已罪名有二埋凶與置毒也置毒之事厨房之人被鞫至死終無一言而埋凶亦無明證仁廟猶教曰按獄無就服之人咀呪亦無現著之迹其後内人辛生自證埋凶事人謂是趙賊所誘也姜門老少殆盡死術楊畢境賊点只以姜碩期妻七十老人痛楚宛轉之状指爲㸃頭斷以爲案其後先正宋時烈獨對時有云 先王傳教有曰埋凶置毒必是此人所爲夫必是二字是未分明而勒定之說 孝廟答曰果如卿言由是觀之獄案不明可知特以邦禁之嚴無有言

之者乃七十年幽欝未伸也云〻是年伸雪姜嬪謚愍
懐嬪父碩期字後而號月塘衿川人治禮學不忝廢母
論力斥追崇議庚申拜相謚文貞以嬪父追禍 肅廟
丁酉命復姜碩期官至戊戌 教曰予以姜嬪事心常
惻然臨昌君焜以 昭顯血孫其子孫蕃衍可比唐之
汾陽福善之理昭〻及閱李明漢文集姜碩期謚狀知
其為賢宰相矣且於慶德宮高處望見 昭顯廟感此
三事成三絶矣昨年首相陳達只許復官昔在乙未筵
臣李端相言金弘郁冤 孝廟歔唏歎息終復弘郁官
矣仍下 御製三絶望 昭顯廟詩回看靈宇轉凄然

荏苒流光七十年宫主如何不並奉世人誰識心常憐
見姜碩期諡狀詩觀於此狀可知賢節惠夫誰曰溢焉
德如是碩報何蔑不覺令人心惻然詠　昭顯子孫詩
臨昌多子并無鰥昔日汾陽可比況福本無門人自招
昭〻此理古今暢又　親製文祭姜嬪墓○伸雪時東
閫趙公對曰會議之日忽需旱餘之雨天意人事若相
符應也夢窩劉故相臣姜碩期諸子死於非命其孫年
將八十獲覩今日豈非天乎加以一命以慰七十年廢
痼之寃故監司金弘郁雖已復官及此伸理之日特
命賜祭贈職收録子孫

丙戌李碩龍録功時尼山賊柳濯權大用等聚其黨謀乱縣吏李碩龍上變諸賊伏誅○初柳濯等曰連山金承旨家不可過 上聞之曰凶徒亦知賢者之可畏憚如是矣

己丑二月冊 元孫爲 王世孫顯宗翊置侍講院賛善進善左相金尚憲陳輔翼東宮之道設此兩窠○白虹貫日日有重暈五月八日 上昇遐○魯西集曰 仁祖議謚先稟祖宗二字 孝廟命用祖字初定烈祖中改憲字終定仁字外議多以稱祖及一廟疊謚爲未安司諫趙賛應教沈大孚疏論祖字不可市南俞棨疏言既有 仁宗今日復用豈別嫌之意哉論者以 太祖太宗世祖世宗爲據夫太字無上之

称世者世室之義皆用創業中興之君今不可為據云云以此轉輾至於竄北○九月葬于坡州長陵　肅宗朝有許實者言地不吉大臣宋時烈議曾在己丑故相趙翼力請遷李景奭力主勿遷請并忝者　上以山水之說不可動搖為教英宗辛亥左相李㙫奏○陵上陁蛇成羣不可不遷遂遷于交河○誌文曰　王體貟凝嚴德宇淵弘臨御二十七年之間所以盡孝惇倫敬天勤民嚴宮闈惜名器崇節儉納諫爭恤刑獄消淫朋一出至誠未或少間行狀曰宮中服用專用朴素非法服則不御文錦夏月服麻布亦不取精細至是附斂用紬衣居多皆平時所製也○禮叅許啓以為謚號無

叙彝倫正名分定民志之義請追上尊號命議大臣金尚憲議 先王據議當時群下不敢請上徽稱命從尚憲議○閑居漫録曰 仁祖嘗夢一女子自稱張留之女書進太平字及悟心異之密加搜問果有進士張留有女遂入後宮試令書字乃書天下太平春五字以進只符一夢而已終無他異

相臣録

領 尹昉 字可晦号稚川謚文翼斗壽子廢母庭請不参壬辰江都廟主汚衊罷付處

領 吳允謙 字汝益号楸灘謚文貞廢母立異追崇力爭

領 李廷龜 字聖徵号月沙謚文忠

領 洪瑞鳳 字輝世号鶴谷謚文靖每爲功臣丁丑主和

領 申欽 字敬叔号象村謚文貞癸丑以七臣放黜癸亥首入爲吏判

領 金瑬 字冠玉号北渚謚文忠反正元勳昇平府院

右 金尚容 字景擇号仙源謚文忠廢母立異江都殉節權轍孫婿

領 李弘胄 字伯胤号梨川謚忠貞甲子都元帥丁丑主和

領李聖求 字子異号汾沙謚貞肅 廢母守正丁丑主和

右張維 字持國号谿谷謚 追崇力諫丁丑 契復拜相辭不出戊寅辛未行公

領沈悅 字學而号南坡謚忠靖 連源曾孫子濂世孫浩

左沈器遠 字遂之通源玄孫器鳳兄 權石洲門人甲申逆誅

領李敬輿 字直夫号白江謚文貞拘 瀋不屈姜獄忤 旨竄放

領李景奭 字尚輔号白軒 謚文忠撰麻碑

左南以雄 字敵萬号市北智後孫

領鄭太和 字囿春号陽坡 謚翼憲昌衍孫

領崔鳴吉 字子謙号遲川謚文忠丁丑首主和 袭𨕫邪夾拘瀋不屈力主追崇

領申景禛 武 字君受号 謚 反正元功 卒時大星隕際六代孫

右姜碩期 字復而号月塘謚文貞廢母立 異力爭追崇嬪獄追禍後伸

領金自点 字成之礩後孫俞 泓外孫辛卯罪誅

右徐景雨 字施伯号晚沙謚 藥峯渻子

左金尚憲 字叔度号清陰謚文正尚容弟斥和 拘瀋五年天下慕義虜亦不敢害

右李行遠 字士致号西華謚孝貞 停姜嬪賜死還收啓

文衡錄

申欽金瑬張維崔鳴吉 并見上相臣錄 鄭經世 字景任号愚伏堂 謚文莊吏判

李　植 字汝固号澤堂謚文靖荇玄孫吏判

李明漢 字天章号白洲謚文靖吏判月沙子

趙　絅 字日章号龍洲謚文簡

湖堂録

趙　翼 見孝宗相臣録

李敏求 字子時号東洲又覌海進會殿三壯江都失守永廢終身

鄭百昌 字德餘号玄谷監司孝誠子韓浚謙婿

金世濂 字道源号東溟文壯户判李元孫許篈外孫

李景義 字子方号晩沙文壯吏叅好閔侄

尹　墀 字君玉号洛濱吏叅

洪瑞鳳金尚憲李景奭 并見上相臣録

鄭弘溟 字子容号畸庵 謚 大憲

李植李明漢趙絅鄭弘溟 見上文衡録

張維李敬輿李景奭 并上見相臣録

任叔英 字茂叔号疎庵持平竹崖說曾孫

吳　翽 字肅羽号天坡監司兵使定邦孫判書斗寅父

李昭漢 字道章号玄洲重試叅判白洲弟

趙錫胤蔡裕後 見孝宗文衡録

朴漪 字仲漣号中峯校理 梧窓東亮子玄石父

李尚質 字子文号家洲文壯校理

清白録

金尚憲 見上相臣録

閔汝任 字聖之号醉翁又振衣工叅 齊仁孫凡汝倫号雲村府使

金德諴 字景和号醒翁謚忠貞廢 母立異黨反正召還大憲

成夏宗 字而述武兵 使夢井玄孫

勳臣録

癸奮忠贊謨立紀明倫靖社功臣五十三人 反正功○一等自点器遠逆誅李興立附适誅二等沈器成器遠弟誅李适及弟遂叛誅三等金元亮适獄誅金鍊自点子罪死并削

具鳳瑞 字景輝号 洛洲平監

金時讓 字 号荷潭 謚 判中樞

李安訥 字子敏号東岳 謚文惠礼判

李命俊 字昌朔号潛窩謚 兵判清江濟臣子 牛溪門人弟壽俊号 龍溪官通政

崔震立 字士建工叅謚貞 武丙子戰亡

一等七人

金瑬 前同知即除判書昇平府院見上相臣錄

申景禛 嘉山別將即拜兵議平城府院見上相臣錄

李貴 平山府使即拜吏議延平府院贊成謚忠貞

崔鳴吉 前兵佐移吏佐完城府院見上相臣錄

李曙 長湍府使超拜戶判完豊府院

沈命世 直拜工佐青雲君叅判謚忠肅

具宏 時草土只陞資後拜判尹綾城府院君武判禁

二等十三人

金慶徵 順興君判尹

申景禋 東城君武知敦景禛弟

李重老 青興君武兼邊使适乱死

李時白 即拜水原府使延陽府院見孝宗相臣錄

李時昉 延城君戶判謚忠靖時白弟

張維 前翰林新豊府院見上相臣錄

元斗杓 直拜僕正原平府院見孝宗相臣錄

李澥 直拜兜王咸陵府院判中奉朝賀謚忠靖字子渊号聾翁

申景裕 府使直拜兵使東平君景禛弟

朴孝立 順原君适變潰走斬之

張暾 玉山君丁卯胡亂死之

具仁垕 珍島郡守即拜統制使綾川府院君見孝宗相臣錄

三等二十六人

韓嶠 西原君追封

李沇 訓鍊哨官即拜中軍咸寧君統制使

申景植 靈原君牧使叔舟六代孫

趙潝 直拜宗主豐安君左尹聖輔祖

洪振道 南陽君蔭判中

申埈 縣監超拜府使平與君蔭刑判景禛子

兪伯曾 杞平君吏叅字子先號翠軒泓孫

洪瑞鳳 寧原府院君見上相臣錄

張紳 德昌君維弟丁丑江都失守坐死

朴惟明 商原君武五衛將追封

宋英望 鎭南君水使監司

崔來吉 前直講即拜掌正完川君工判鳴吉兄

具仁墍 直拜監察綾豐府院判敦宏子

李厚源 蔭郡守乙亥科完南府院君見孝宗相臣錄

元裕男 原溪君武水使斗杓父

盧守元 武平君

朴烓 錦州君吏叅謚忠簡號霞石子西溪世堂

李義培 前監察拜明川府使韓川君李曙妹夫丁丑戰亡

李起築 完興君 武 府使 贈判尹 李曙庶從

李元榮 完興君 武 摠管

宋時範 壺山君

姜得 晋平君

洪孝孫 益豐君

柳舜翼 菁川君 叅判 李爾瞻表從

韓汝復 西城君

洪振文 直拜宗主 南昌君 左尹

柳頎 即陞通政 晋川君 根孫 具宏壻

甲子竭誠奮威出氣效力振武功臣三十三人 平适乱

一等三人

張晩 字好古 号洛西 玉城府院 賛成 謚忠定

鄭忠信 字可行 光州 知印 錦南君 副元帥 判尹

南以興 字士豪 宜春府院 謚忠壯 丁卯殉節

二等九人

李守一 鷄林府院 武 刑判 子浣 武相

金起宗 字　号　文 甠户判

邊潝 原興君 武 統制使 巡邊使

柳孝傑 晉陽君武魁元帥別將南以興婿子爀然

李希建 洪陽君丁卯戰亡

朴 瑺 務寧君武判中

三等二十人

申景瑗 平寧君武副元帥癸亥以縣令起兵使

李 愼 全豊君

宋德淵 延昌君追封

金良彥 晉興君追封丁卯戰亡

吳 珀 海城君追封

池繼洼 忠城君追封

金慶雲 花山君鞍峴戰亡

趙時俊 豊城君

成大勳 昌山君

南以雄 春城府院君見上相臣錄

金 完 鶴城君武水使

李休復 仁原君追封

崔應一 漢豊君追封以江東縣令起軍贈叅判

金泰屹 灢豊君府使追封

崔應水 潔城君追封

李 珞 栗城君追封

李慶禎 全平君武資憲

李澤 平原君

李靖 始興君武承旨 追封廷馣孫

安夢尹 順陽君武知 中贈右相

李祐 麟城君告變 山海庶孫

文晦 鰲川君告變

金光爀

扐輸忠奮義決策清乱昭武功臣六人 平仁居乱

一等一人

洪霙 豊寧府院叅 贊文魁追封

二等二人

李擢男 鰲山君恒福侄

元克咸 咸安君

三等三人

李沆男 原山君追封

辛應英 寧原君追封

陳克一 縣監 追封

戊辰竭忠效誠炳幾翊命寧社功臣十一人 討孝立乱

一等一人

許適 陽陵君 文資憲

二等五人

洪瑞鳳 益寧府院見 上相臣錄

黃性元 長原君 喜後孫

許禊 陽平君

黃縉 長川君

許遾 陽原君

三等五人

金得聲 清興君

金振聲 清陵君

申瑞檜 平昌君大址 申世禎妾子

崔山輝 行司直

李斗堅 完恩君 賤人

甲申效忠奮義炳幾決策寧國功臣五人 平兇逆乱

一等二人

具仁垕 綾川府院見 孝宗相臣錄

金瑬 昇平府院見上相臣錄

二等二人

李元老 完陽君告変武兵使

黃瀗 檜興君告変後坐贓廢死

三等一人

李碩龍 慶陽君○丙戌湖賊柳濯等謀逆碩竜以尼城縣吏告変諸賊伏誅合錄碩竜等勳因堂啓只錄碩竜餘削

廟庭配享

李元翼 見宣祖相臣錄

李貴 李曙 見上勳臣錄

申欽 金瑬 申景禎 見上相臣錄

補遺

李弘淵 字靜伯号三竹怡愉堂德洙子風玉亭趙守倫外孫叅賛

鄭斗卿 号東溟字君平叢桂之升曾孫叅判

李正英 字子素号西岩石門景稷子判敦○子真儉真伋真儒

李後山 号雪坡户叅耆社子世㝡世德

洪宇遠 字君徵号南坡疏救善道 與鐫啓管東 慈殿判書

吳挺緯 号東沙晩翠億 齡曾孫判書

趙珩 号翠屏睡孤石婿判書謚 忠貞○子相抃相槩相愚

李袤 号果菴山海孫慶全子昏朝 廢擧反正後科判書

具鳳瑞 字景輝号洛洲壽福曾孫 吳楸灘婿平監詩学石洲

洪處亮 字子晦号北汀天民 曾孫判書○子好人

洪處厚 字德載号醒菴海峯命元子監司○弟處尹号安 分堂監司處大号櫟亭察○子受瀗孫啓迪

任有後 号萬休堂叅 判蔚珍祠

朴長遠 号久堂沈諹外孫尹白沙 婿吏判○曾孫文秀

申濡 号竹堂礼叅以詩名 弟混夢菴有文名

李晢 号玉山判敦

俞棨 字武仲号市南吏叅四院箸家 礼源流麗史提綱○子命胤

俞撤 号醒翁愚谷省曾子大憲弟榥 号鳳洲丙子請斬虜使監司

李行進 号止菴叅判

李時楷 号南谷體素春英子叅判 弟時楳号藏六堂戶叅

尹絳 字子駿号無谷苔扉民献 子吏判○子趾完趾善趾仁

金徽 号四休荷潭 時讓子吏判

南銑 号晦谷判書

曹文秀 号雪汀聽天沈守慶外孫拙 菴李直彦婿監司○子漢英

黃杲 号漫浪大司成有 集以西入附南論

李之韫 号負郊叅判安追祠
柳碩 号晉山西㵎根從孫監司
鄭之虎 号霧隱叅判
洪命一 号葆翁瑞鳳子監司○曾孫應夢
金孝建 号警菸判決事
金弘郁 字文叔号鶴洲以海伯疏伸姜嬪杖殞○孫興慶
孫必大 号歲寒齋官正
李晃夏 号白谷澤堂子修撰
羅萬甲 号鷗浦級子守夢鄭曄婿叅議○孫良佐
沈東龜 号晴沙司諫

李元鎮 号太湖斗峯志完子承旨
趙壽益 号晚聞叅判
李志賤 字彈琴号沙浦斗峯從弟鵝溪婿右尹
尹鳴殷 号思亭監司孝旋
金應祖 号鶴沙大諫安東榮川院
洪敬禹 号月浦樂正以性理名於関西郭山院
禹惟一 号二友軒典籍昌平祠
申寂 号春沼東陽尉子翰林
洪疇錫 号晚洲栢堂純懿孫府使甲申擬檄中原
羅以俊 号梅隱司諫榮川精舍

蔡成龜 号知非子持平有詩名

金壽翼 号青岳丙子作和府尹贈吏判謚忠景

九十四丈